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夜譚隨錄

第一卷

自序 子不語怪，此則非怪不錄，悖矣，然而意不悖也。夫天地至廣大也，萬物至紛蹟也，有其事必有其理，理之所在，怪何有焉？聖人窮盡天地萬物之理，人見以為怪者，視之若尋常也。不然，鳳鳥河圖，商羊萍實，又保以稱焉？世人於目所未見，耳所未聞，一旦見之聞之，鮮不為怪者，所謂少所見而多所怪也。苟不以理窮，則人生世間，無論天地萬物廣大紛蹟也，即一身之耳目口鼻，言笑動止，死生夢幻，何者非怪？不求其理，而以見聞所不及者為怪，悖也；既求其理，而猶以見聞所不及者為怪，悖之甚者也。予今年四十有四矣，未嘗遇怪，而每喜與二三酒朋，於酒觴茶榻間，滅燭談鬼，坐月說狐，稍涉匪夷，輒為記載，日久成帙，聊以自娛。昔坡公強人說鬼，豈曰用廣見聞，抑曰談虛無勝於言時事也。故人不妨妄言，己亦不妨妄聽。夫可妄言也，可妄聽也，而獨不可妄錄哉？雖然妄言妄聽而即妄錄之，是亦怪也。即《夜譚隨錄》，所謂為志怪之書也可。

乾隆辛亥夏六月霽園主人書於蛾術齋之南窗

崔秀才

奉天先達劉公，未遇時，故世家子。少儻好客，揮霍不吝，車馬輻輳，門庭如市，行路者健羨。雖齊之孟嘗，趙之平原不是過也。忽有崔元素者，投一刺，劉接見，詢其邦族，曰：「山東臨朐秀才也，游都門二十年矣。聞公喜接納，來作食客耳。」劉大悅，與之往來，亦時濟其薪水。崔率十餘日一至，至必有所借貸，家人悉厭賤之，劉獨不以為瑣，每如其願，未嘗拂逆。如是者二年餘。

劉迭遭大故，資產蕩盡。又三年，一貧如洗。更屢試不第，親故白眼相向，動輒得咎，傳為口實，漸至不相聞問。婢僕逃散，並有心作罪以求去者接踵，僅存一老僕。內則一妻一女一子，鼎足而三焉。會臘盡，牛衣塵甑，無以卒歲。女能詩，戲吟曰：「悶殺連朝雨雪天，教人何處覓黃棉。歲除不比逢寒時，底事廚中也禁煙。」劉見之，笑曰：「此際玉樓起粟，若可煮食，足夠一飽。今得汝詩，能不令人羞也？」因和之曰：「今年猶戴昔年天，昔日輕裘今破棉。寄語東風休報信，春來無力出廚煙。」

妻怒之以目，曰：「往日良朋密友，有求必應，啜汁者豈止一人。今年近歲逼，吃著俱無，猶不少思籌策，乃和兒女子作推敲醜態，想亦拚得餓死，故預作非露輓歌耶？」劉曰：「然則欲我做賊去耶？」妻曰：「做賊亦得！第恐君無其才耳！順城門外朱知縣，方其落拓時，與汝為莫逆交，一日不見，亦不能耐。今聞其丁艱在家，宦囊頗厚，詎不能走一簡，聊濟燃眉耶？」劉曰：「微汝言，吾幾忘之矣。」亟作書，遣老僕往投之。日暮赤手回，入門即罵曰：「喪心人不必復與相識矣！始而聞人辭以他出，我則不信；既而送客在門，相見。兩眼稜稜，持書而入。再四促之，始傳語言事忙，不暇修復。但借口致意，主人現在凡百需費，囊無一文，正愁無處措置，斷難如命云云。似此喪心人，若復與相識，名節掃地盡矣！」劉企刻一日，滿擬必獲如意，驟聞此變，不禁索然。

妻哂曰：「莫逆交不足恃矣。然總角之交，應非泛泛也。城北楊君，非與君為總角交乎？」劉以為然，復走東以乾之。楊辭以生意淡泊，本利損虧，無囊可解。劉撫脾歎曰：「面朋口友，固不足怪。欲明通財之義，非道義之交不可。」乃挑燈作札，罄吐肝膈，翌日付老僕持送南城新公子。新世胄閥閱，田園遍畿輔。公子與劉為世交，又屬至戚，每當晤對，夜以繼日，所講論非忠義大節，即出世大道，互相誘掖，不啻同胞，所謂立腳不隨流俗，留心學做古人者。閱札即刻復答，謂：「叨在知己，亟當如命，奈心與力違，束手無策。君但勉為尚志之士，無自暴棄，又何憂貧賤哉！且天生劉君，必非碌碌者，君姑待之，保有大富貴日也。第好義如弟者，值此危急之秋，竟坐視良朋之困，不能一援手救，殊堪自愧，唯知己者諒之耳！」劉忿，擲書於地曰：「嗚呼！平日披肝膽，談道德，何啻羊、左、任、黎！每舉一子一女，猶以百金為壽。今急切相需，乃不破一文，反以廣詞迂說相敦勉。所謂道義之交，固如是乎？」

老僕慰之曰：「主之朋友，大概未曾交得一人。親戚中不乏富貴者，盍拚一失色，與之通融。」劉歎曰：「朋友列五倫之一，尚三呼不應，瑣瑣姻婭，又何望乎？」言次，聞門有剝啄聲，報崔秀才來矣。妻曰：「呸！人家潦倒至此，彼尚欲來剝瘦脛耶？焉知並脛也無，即欲來剝，正恐無下刀處！」劉曰：「不然。此空谷足音也。」延之入。

崔曰：「劉君縱理不入於口，而乃一寒如此哉？昔日之繁華，真耶幻耶？今日之索寞，幻耶真耶？鼃技易窮，青鬆落色，樞心朝在，夕不存矣。尚有一人肯杖策踵門如崔元素者否？」劉曰：「昔日自謂盟車笠，訂金蘭，得一二耐久朋，為終身膠漆，不意翻覆若此，不敢復言交遊矣。」崔曰：「不然。廉將軍免官客去，翟廷尉復職客來。人情自昔然也。君自不達，夫何怨尤！智者當務之為急。為今之計，當奈何？」劉曰：「束手待斃耳！」崔笑曰：「出此言，當罰鍰矣。吾聞負重涉遠，不擇地而休；累重家貧，不擇祿而仕。盍投筆從戎，聊博升斗，不猶愈於托鉢向人，受守錢虜之輕薄乎？」劉曰：「嶢嶢者易缺，皎皎者易污，非所以自完也。」崔曰：「外以筆耕，內以針耨，亦可免凍餒。」劉曰：「偏促效轍下駒，夙所差也。」崔曰：「奇貨可居，壟斷可登，鳥獸之羽毛可織而衣。其遺粒足食也。貪賈三之，廉賈五之，盍為賈？」劉曰：「覬覦分毫，錙銖必較，素所鄙夷，而弗屑者也。」崔曰：「然則度君之心，量君之志，欲更揚眉吐氣，非官不能矣。欲為官，須登第；欲登第，須理舊業讀書；欲讀書，須膏火之費。吾視君皆未易辦也。吾有錢八十千，可輦至。」劉曰：「君方同病，詎忍波累？」崔曰：「人棄我取，人取我予，夫何辭焉？」遂言別。移時，以車輦八十千至，劉大感謝，欲備一餐相款。崔不坐而去。

遲數日，復提一囊至，曰：「君曾肄業否？」劉曰：「新正伊邇，未免匆忙。」崔曰：「予思八十千，豈數樽節之用，更蓄得一囊金，為君謀小康。」亟置之炕頭，便出門，挽之不及。試啟囊，燦然盡赤金也。一室俱驚，權之三百兩。崔從此不復至，更不識其居處，徒銘感而已。出資購第宅，贖舊產，又於新居掘得窖金二甕，遂成富室。僮僕去者，次第復來，百計夤緣，以求收錄。親友亦稍稍通慶弔。一年之間，繁華如故。劉不復好客，唯閉戶下帷，日夜占畢。是年及第，官清要，賀客日盛。

值初度，預使人四出，凡親故中貧窶落魄及不能舉火者，盡招致之。及期，親友畢集，競出金玉錦繡，羅列滿堂，為劉祝嘏。劉乃張筵高會，酒再巡，罷樂，出席，舉觴屬客，悉出所得，分贈諸貧賤之前，使各收貯。眾愕然，不測何故。僉曰：「凡茲不腆，其所以奉祝長年者，縱不足貴，亦諸親友之芹獻也。曷為散之？」劉歎曰：「今日何幸，群公臻至，賜我百朋，所恨座中唯少崔秀才一人耳！崔若在，必能知我之為此舉也！」因袖出一箋，則五言古詩一章也。命其子朗誦以示眾，曰：

主人好施與，揮霍無躊躇。
客有諫之者，主人笑曰毋。
君謂財可聚，我意財宜疏。
不暇為君詳，聊以言其粗。
財為人所寶，人為財之奴。
富者以其有，貧者以其無。
有則氣逾揚，無則氣不舒。
逾揚人愈親，不舒人不知。
昔我貧賤時，顛踣無人扶。
有身不能衣，有口不能糊。
貴戚與高朋，相逢皆避途。

居然一獸物，儼若非丈夫。
今日奮功名，食祿復衣襦。
門庭鬧如市，勢利日以殊。
一壽千黃金，一筭萬青蚨。
奢窮欲亦極，無勞用力圖。
當時何其畜，今日何其都？
顧茲親申惠，豈我所願乎！
昔貧今且富，昔我即今吾。
清夜維其故，反側心踟躕。
其故良有以，今昔人情符。
周急不繼富，聖言不可誣。
憶昔齊晏子，舉火蟾鼓芋。
又聞范文正，義田置東吳。
設使天下人，能聚復能輸。
在在無和嶠，處處有陶朱。
流過阿堵物，何來庚癸呼。
堪歎近富者，唯利之是趨。
滿盈神鬼惡，往往寄禍沽。
用是常自惕，羞為守虜徒。
況今得之如泥沙，當日求之無錙銖。

君不見棲棲窮巷孤寒儒，此時此際如苦荼！

眾聞之無不赧然，如芒在背，多有逃席而去者，亦不追挽。俄報崔先生至矣，劉倒屣左辟鞠之。崔握手而笑曰：「君可謂國狗之瘵，無所不噬矣！奈何效杜子春口舌為？且繁華索莫，其衍幾何？苟不齊之，魔障鉅起矣。彼接輿髡首，桑扈裸行，倏來忽逝，豈屑屬於苑枯陸殺哉？會盡人情，點頭亦屬多事耳！」劉再拜曰：「至味之言，敢不佩為弦韋？」

是夕客散，獨留崔宿，妻子亦出拜之。劉曰：「近日徙居何所？胡久不一至？致缺酬報。」崔曰：「昔者悉索君，君時亦望報否？」劉曰：「實無是心。」崔曰：「然則予獨有是心哉？何不恕也！」劉大笑，因問家中更有何人。崔曰：「頗不孤子，子女孫曾數十矣。」劉欣然曰：「小女未字，以歸君家，何如？」崔曰：「此大不可也。」劉力詰問之，崔吱唔良久，始吐實曰：「君長者，言亦無害。所不敢與君結姻者，自愧非人，實艾山一老狐也。以君抱奇氣，故不遠千里來相結納，致君貧而再富，亦定數，非吾之力。譬如作室，既鎮其甍，又何如焉？吾特因人成事耳。今夙願已了，即當長辭故人矣。」劉始大悟，不覺灑然曰：「君去固自得矣，將無使吾為忘筌忘蹄之人哉！」崔曰：「予非貪天功者，君何感焉？從此前程皆順境矣。官不過三品，而富則十萬，雖然，詎無一言為留別之贈？吾聞人心不同，有如其面，橡樟二木，七年乃知。知人之鑒，不易明也。甘以壞何如淡以成，毀方而瓦合，全交之至言，君其志之，勿為雉犬所笑。」言訖，辭出，永不復至。劉后官至臬司，以老告歸。感崔之誼，朔望祀以香楮，終身不衰。

閒齋曰：

淺淺之俗，萬變千更，交固不易言也。方其盛也，面朋口友，不招自來；及其衰也，跡合神違，百無一應。除毀方瓦合一道，誠無良法矣。胸中自有涇渭，皮裡自具春秋。故穰穰而來，瓮瓮獨往，交可以始終一也。不然，直欲盡化同人為異物，易濟濟為綏綏，有此理哉！

蘭岩曰：

富貴則趨附之，貧賤則違避之，俗情概然，然曾無一人矯然獨出，而僅讓此狐。人而不如狐也，良可愧也。

碧碧

周至諸生孫克復，流寓階州。愛其地土腴永甘，卜築山村，耕讀自樂。屋左依山臨壑，構一草閣，頗虛敞，可以眺遠。閣下林深簳密，雖有一徑，人跡罕經，僅過樵牧。

一日，孫獨憑閣上，遠遠見一人循徑來，草笠布衫，彷彿甚美。既辨眉目，果然美甚，丹唇皓齒，華髮素面，十七八一變童也。孫駭曰：「世豈有男子而姣媚若此者乎？」急趨下閣，要遮而鞠之曰：「山深路僻，豺狼兇佚，小郎日暮孤行，進將安止？盍姑住此，明旦早行，庶不至旁觀者代為憂慮。」少年曰：「夙非姻婭，生熟兩不相諳，獵食或然，宿應不可。」孫素有斷袖之癖，一旦值此璧人，欲情火熾，遽前擁之，少年大驚，曰：「奈何邂逅相遇，輒以橫逆見加？」孫曰：「卿慧人也，何待解人！」少年惶遽，極力擠之，孫猝不及防，失足墜岩下。少年脫然去。

孫為一樹枝夾住，欲下不能，欲下不得，呼叫聲嘶，無人知者，自拚必死。忽一女子，過而見之，訝曰：「如此貼危，何樂而為之？」孫曰：「為人所算耳！能救我否？」女曰：「救亦非難，第未識何以報德？」孫曰：「除卻再夾樹枝，餘悉唯命。」女吃吃笑，解足纏拋於一端，援之而上。孫良久神定，整衣謝之。女徐徐束足，了不見答。孫方怪其倨，審諦之，則苗條婉妙，絕代美姝也。不覺縮頸吐舌，且驚且喜，陰念何今日奇遇之多也。

時日已薄崦嵫，四山漸暝，乃再拜而請曰：「再生之德，未易倉猝圖報，幸小住為佳。」女笑而睨之曰：「子大不良善，甫得生機，又造死業矣。」孫聽其言謔，窺其意厚，大不似少年漠不關心者，遂攜入閣，纏綿備至。約三更，女披衣起，曰：「今夕與人約，須踐之，翌日重晤。」孫阻之以臂曰：「卜夜未卜晝。」復留與亂。因詰：「卿孱弱處子，雖乘以油壁，昇以筍輿，猶恐不勝勞瘁。底事單形隻身，遠涉空山，令人彌思彌懼，中心能無稍怖乎？」女自言：「宓氏，字碧碧，年十八，嫁前村方氏子，半年而寡。今日為母壽歸家，來此捷徑，不意遇子，不能自貞。誠夙份也，願與子偕老。俾菴嫠有托，莫見棄否？」孫愀然曰：「得卿為之，小可何修哉！但礙有老母，賦性方嚴，出入小閒，尚須咨白。不告而娶，實不敢專。然而父母愛子，何必苛求。見卿可人，應無不納。容徐圖之。」女曰：「兒於子亦非無益者。子果肯降心相從，始終不二，則可以全性命，了死生。夜氣之牴牾，旦夕可復。俾子蛻蛻丸而為蛸，化腐草而為夜光，必當同為人極之游，不復羈滯形骸，聽閻摩羅什天尊為政矣。」孫大喜，相見恨晚。

晨興，即以告母。母呼女至前，反覆詳訊，乃謂孫曰：「兒勿草草，吾聞顏朱眸綠，尤物蠱人，傾萬乘之國尚有餘，禍匹夫之身庸有不足？老身七十矣，所見閻秀何啻千萬，至若此之窮妖極豔，一見炫人心目者，實為乍睹，真禍水也。汝何德以堪之？且天方氏之子，不祥孰甚？可急遣之，勿速死亡。」孫默然鵠立，面如死灰。女進曰：「姑之見亦左矣。兒非自媒才，誠以繫苦不如齋甘，故腆顏自薦，兒不厭郎貧，姑奈何畏兒蠱乎？」母曰：「不然，小娘戀新歡，忘舊好，鍾情者固不得不然。而老婦為豚犬作馬牛，用心亦不得不爾。」女勃然怒曰：「何物老嫗，醜毒若此！兒去此，豈便無啖飯處也！」且斥孫曰：「君木偶人，不足與語。不聽好言，不久當死。窮薄相，即死亦為下鬼。彼時當袖手高坐於刀山劍樹之旁，看汝掙扎耳！」遂憤憤出門，不知所之。

孫涕淚縱橫，頗形怨色。母慰之曰：「天下多美婦人，何必是？況深山窮谷，忽至麗人，非草木之妖，必狐鬼之怪，兒倘或迷惑不悟，冥想至邪，則老身將誰賴乎？」開喻再三，孫意少解。

居無何，有翁媪二人，率男婦六七輩，直入草堂，洶洶叫罵。孫甫出訊，輒遭扭結。翁以杖叩孫之背曰：「跌落澗下，與死為

鄰，苟非吾女援手救，則山中鴉鵲飽汝腸胃久矣。今則棄捐吾女，抑何竟負恩而背本乎？」孫驚然值此，色變氣沮，不能發一言。家人咸集，莫能解紛。孫母乃策杖出，曰：「無嘩，有事不妨好議。」媼曰：「親母出矣。親母之發，如此種種，底事出言無度，致小女歸去，憤懣不餐。脫有不睦，親母之肉，豈足食乎？」孫母始知即女之父母也。陰念來勢兇猛，必將選事，不如姑卻以婉詞。方啟齒，媼即止之，曰：「勿多言，可即墜壁除庭，明日即送魚軒到門矣。」遽釋孫，紛然而散。

母謂孫曰：「視此行徑，愈信為妖物矣。從來邪不犯正，爾心果守正，不難一麾而卻也。」議已定，戒備以待。次日黎明，翁媼已送女至，鼓吹之誼，妝奩之盛，僕婢之多，內外填塞皆滿。孫頗韻羨。母以屢屢撐宅門，隔闔大言曰：「吾家門庭，自來清肅，無故來撓，能不自愧？可速退，無自取辱。」翁媼怒髮曰：「憐汝家中紛紜，無執乾者，故不惜愛女送來伺奉。胡為強自高，其謂我縮領曲背，不能刺刃於老虔婆之腹中耶？」於是飛磚擲礫，攻擊久之。母終置若罔聞。翁媼亦覺索然，但發恨聲，曰：「且去休！且去休！自有設施在後。」因復散去。

村人知其事，傳以為怪，二三齒德來說孫母曰：「吾村地僻人稀，守望之助不給。宅上孤兒寡婦，輒與異類為敵，執迂見以取寇仇，非所以計萬全也。此間舊有狐仙村，人往往見之，然而未嘗為患。茲來相撓者，為狐無疑。奉狐者，或與交遊，或為姻戚，自古有之，無足為怪。令郎神氣不凡，即娶狐妻，應不致禍。莫若姑聽之，以解目前之害，不亦可乎？否則結怨既深，則為崇必亟，恐賢母子不能安枕而臥也。」孫亦幾諫其母，母不得已，從之。是夕，翁媼復送女來，愉悅之色可鞠。若預知母有俯就之意者，成禮而返。

孫及女嬉好甚敦，女事母亦極婉順。日用所需，隨念而至，一家大享坐食之福。

女一日謂孫曰：「今日有君之內姪來，須自檢束，勿貽後悔。」孫曰：「我之內姪，卿之猶子也，長幼自有各分，何檢束之有？」既來，非他，正曩日擠身岩下之姣童也。孫大駭，回念前事，深自侷促。而少年談笑自若，毫不介意。孫始而安之，既而昵之，已而漸生狎褻，覷隙驟接其吻，少年驚怒曰：「狂奴故態，一毫未悛，豈有作人尊長而不自莊重如是者哉！」復力擠之，踏於案下，少年佛然而去。女至，見之，忿恨良久，徐乃歎曰：「徒費周張，酸子尚足與言性命事哉！」遂不辭而行。一切器物，不見人取攜，一霎化為烏有。孫與少年接吻時，覺異香入腦，衣上亦有香氣，數日不散，漸歸兩腋，遂患慍羝，終身不瘥。

閒齋曰：

「狐性本淫，無足怪者。老狐何所圖，而必欲以女嫁孫，以成其私奔之志，豈亦愛忘其丑，若知子惡之故歟？然女固不貞，而男又何潔也？是知世之好為龍陽、以巾幗自甘者，雖雄狐之不若矣！」

蘭岩曰：

斷袖之癖，人或有不免者，獨怪孫生，始以輕薄致墜岩下，甫得救援，復生癡想，即有如此立志送女與人之老狐。得以大享坐食之福，亦至幸矣。乃於正宜莊重自持之時，忽爾故態復萌，頓忘愧悔，亦可謂不足有為者矣。卒為狐辱罵，而素所鍾愛者亦棄之而去。身患惡疾，何以為人哉！丈夫也，而見鄙於妻子，已足羞矣，況異類耶？

梨花

京師時雍坊，有以十歲女來鬻者，孝廉舒樹堂以錢三十千得之，命名梨花。既長，豔麗無匹，淡汝濃抹，靡不相宜。小草閒花，隨意簪之，皆堪入畫。諸女眷效之，百不一逮也。性且慧黠，一家憐愛之。

舒有女，幼字先達德公次子。及出閣，舒以二女奴為媵，梨花與焉。其一名春棠，亦可兒之殊色者。舒女則偏愛梨花，而公子待之尤厚。屢欲私之，奈梨花防維甚密，雖欲申以游語，亦不可得。會德公考滿，擢粵西某郡守，攜眷南行。予友恩茂先，與德舒二公，皆親戚也，薦金華尚介夫人德公幕。閱三載，公遷粵東監司。冬十一月，介夫因事入都，委裝茂先家，朝夕晤對，所在人情風土並德公家事，在所必談。偶詢及梨花，則曰：「司宅門久矣。」茂先曰：「言梨花耶？」介夫曰：「正所謂梨花也。」曰：「然則何云司宅門？」介夫曰：「梨花之事，新奇怪異，駭人聽聞久矣。君為德府至戚，豈尚未知耶？」茂先愕然，急叩其詳，介夫曰：「此下酒物也，不可浪言。」乃撥火煮酒，擁爐促膝，備述其事。茂先攸而驚，倏而笑，倏而咋舌，倏而拊髀，蓋事既新奇，又介夫善為戲謔，故不能不為之色飛肉動也。

先是德公之任粵西也，目張家灣買四舟，公與夫人居一，介夫居一，僕從居一為庖廚，其一則公子夫婦及梨花、春棠也。行則魚貫，泊則雁排。一日，暮宿吳城，月明如畫。介夫苦熱，五更，復起納涼，彼時群動盡息，忽聞第三船有款款啟窗聲。疑為暴客，潛起窺之，見一女子出船邊，立而溺。雖隔兩船，而月光朗映，陽具彷彿甚偉。審諦女子，則梨花也，心竊異之。第念梨花十歲至舒家，此時年十八，昔在茂先處，識之最熟，詎有假借？顧船是公子之船，人是梨花之人，而陽具則又居然陽具也。此疑團終難打破。

次日晨餐罷，冥測於艙中。公有老僕張姓，獨坐桅艙，喟然興歎，自自訟曰：「行年六十，不為小矣，何見所未見之事，總無了休也！」介夫怪而詰之，張曰：「稚子康兒，年小而詭大；丫頭梨花，人雌而聲雄。此吾之所不解也。」介夫曰：「汝老成諳練人也，予有所疑，質之於子可乎？」張問是何疑事，試言之。介夫視無人，低語夜來所見，張聞之，驚曰：「吾固疑之矣。何不白諸吾主？」介夫曰：「意欲白之，但自念作客依人，不宜預人閨闈，故默默耳。」張曰：「噫！是何言也？先生不早言，異事出矣！」介夫曰：「予意先白公子，何如？」張曰：「然，吾即往告之。」是夕舟泊青山，張請問，謂公子曰：「二爺知家中有妖怪乎？」公子笑曰：「何作此語？」張曰：「妖怪不遠，只在二爺船上。」且因耳語其故。公子大駭，入船隱叩細君。細君結舌瞠目，良久乃歎曰：「怪底守身如處子，且十八九歲，天癸未至，今若此，復何疑哉！」公子呼梨花詰之，寂然不應。公子閉門驗之，梨花極力抵拒。公子乘隙探手胯間，則垂垂者已觸指翹翹矣。公子大怒，縛而獻諸公，公不勝錯愕，作威以究其原，刑具排列左右。梨花大懼，始涕泣吐實，曰：「曩歲迫於饑寒，父母鬻子謀朝夕，是時女價十倍於男，故作此弊，以求多售。今既敗露，罪當九死。第自反未為非法，祈全蟻蟻之命，當圖銜結之報耳。」公憐其情，且辨其果係童身，竟曲宥之，並命剃髮改妝，更名珠還，以志其異。舉舟之人，莫不歎異。

公復使送介夫驗之，並折簡晰之曰：「不意奇聞創見之事，出自本衙。所謂梨花，果桑茂之流亞也。幸童身如故，庶免株連。茲送其人至，請先生相之。所以必欲先生相之者，非謂魑魅魍魎，不能逃於秦鑿，蓋欲先生解惑。倘異日舉以告人，賴此解嘲，勿致東西南北之人，歸德某以幃簿不修之罪也。」介夫笑而驗之，戲語梨花曰：「勿怪南人多事，吾鄉風俗，雄者可雌之，今子雌而化雄，正陽長陰消之候。予之有施於子，不可謂不厚矣。異日將何以報不穀乎？」梨花面頰赤，羞澀莫容。介夫贈以雙履及香扇，報公書曰：「儒生眼界不廣，賴珠還以擴充之，亦南行之幸事也。童體的確，尤足感甚，非公至德，疇其能之？是知事不足怪，可怪者，見怪之不怪也。」公見書大笑。至任所，以其穎慧，命司宅門，頗能了當，公寵愛殊甚。張僕無子，公使認為假子，且以春棠妻之。公子固少年好事者，於花燭之夕，隱身窗外窺之，謂紳約燈下，絕妙一幅折枝圖也。今已抱子矣。

茂先神馳者一晌，又問：「龍陽君伎倆，介夫亦當識之否？」介夫笑曰：「其人方雄，君又欲雌之也。」相與拊掌而罷。茂先作《梨花開》四絕，寄示公子，有「一樹梨花壓海棠」之句，用成句恰妙。公子和韻報之，詩不具載。

閒齋曰：

梨花假女妝而守貞如處子，如其果女子，必非淫亂者，其得擁美妻，獲厚利，去禍而就福也，固宜。

蘭岩曰：

假女則豔麗無匹，還男則事事精當，梨花誠奇人也。嘗見司宅門者，袖金入橐，茫然不解一事者多矣，幾何不對梨花而愧死！

香雲

零陵喬氏子，少孤貧，失業，依外舅為操舟，嘗往來於襄漢間。會載數估客下荊門，過黃金峽。灘險，日暮不敢發，泊舟古戍

前。舅命喬入山伐竹，迷不得出，徬徨殊甚，瞥見一媼，年約七旬，杖藜蹙蹙，循山徑而西。喬追上之，問何處可達江岸。媼笑曰：「江在東，郎向西，乖迂極矣。吾視郎嫩少年也，日暮途窮，虎狼將盛，欲歸可乎？姑宿我家，明日曉發可矣。」喬心悸已久，聞言竊喜，佯以不便造次為辭。媼挽之行，曰：「言不由衷，令人倦聽。」

於是攜入深山中，迤邐十餘里。至其家，背高山，臨巨澗，營窟而處。媼叩扉，呼香雲，一女子出應，則二八佳麗人也。色茂開蓮，香逾散麝，見客羞避。媼曰：「兒又作態耶？小郎失路至此，若無一盂胡麻飯以啖之，殊缺地主宜。且兒常常有囑，既作承受人，詎可吝心力？今幸物色得此蘊藉郎，可息肩矣。」雲益羞澀，避室中，不復出。媼笑向喬曰：「嬌養慣，一見生客，輒作兒女態，幸郎無介意也。」喬謝不敢入室。室皆穴山為之，甚精潔。止三間，中一間為客坐，西一間垂墨花軟簾，為雲之閨闈，東一間起爐灶，具刀砧，庖廚也。納喬坐，自入廚炊黍和羹，款洽臻至。問媼何姓，答以姓古，媼居十六年，止生一女，名香雲，未字人。此居於此，今有緣與郎晤，奉屈暫就廚中宿矣。喬曰：「假一席之地足矣，何敢望廚？」至夜分罷談，乃宿焉。

翌日早起，請見古媼，將辭行。立簾外揚聲致詞，不應者良久。又言之，始聞香雲應曰：「娘有事早出，想便回矣，請稍候。」其音清銳如雛鶯之囀，聽之生憐，喬諾諾默坐，神為之蕩。

居無何，忽見古與一媼一女，亦若母而女者，偕來，且揚言曰：「香雲兒，汝姊姨同汝八妹來矣。」喬急避席拱立，不敢仰視。杜佇立審諦，向女郎曰：「果好一波俏郎！爾古姨真巨眼也。」女郎亦目之，含笑入室，謔雲曰：「姊大無禮，娘為誰來，乃不出迎耶？」不聞雲語，唯聞低笑聲。杜尋亦入室，笑曰：「為甥女事，致我披星浥露來此，心急步遲，越山崖仄徑，失足顛墮，幾墮落上宅牛陸中，微汝妹顧扶，老身齏粉矣。汝將何以謝老身？」嗣聞雲帶笑小語，似候起居者。杜旋出見喬，問曰：「郎尊姓？妙齡幾何矣？」喬曰：「青年十九。」杜曰：「長二歲，正相當也。有父母兄弟否？」曰：「皆亡。」「娶乎？」曰：「未。」「業何事？」曰：「為舅操舟。」杜曰：「少年孤子，身可寄也。食力踈蹙，業可棄也。主人古姥，老身之姊也，有女香雲，老身之甥也，淑資麗質，郎已目睹，無更贅詞。古姊喚老身作冰上人，欲贅郎為半子，能降格相從否？」喬驟聆之，陰喜過望，而口訥不能措一詞。杜笑曰：「無可疑也。」亟請古媼上坐，令喬拜之曰：「即此是聘。山家無所忌，嫁衣完，便可成禮矣。」是夕歡飲而罷。

次日杜歸，留女伴香雲，代制衣履。刀剪之聲，終宵不絕，數日悉備。杜復至，張筵設宴，大會親戚，來赴者接踵，盡屬粉白黛綠，少婦老嫗，而無一男子。歡笑嘩然，競為諧謔。更可異者，列筵十數，屋不更廣，益不覺隘。既合盞，女郎把盞飲雲曰：「杯兒雙雙，今夜作個新娘。」飲喬曰：「杯兒對對，今夜莫須死睡。」喬、雲皆不禁失笑。杯未乾，女郎曰：「此餘酒將何以發付耶？」乃自飲之，笑而出。約三更，眾客始散，女郎復啟簾謂雲曰：「姊好為之，三日來晴時，再為我說項也。」言訖，吃吃笑而去。自是喬與雲，魚水其樂。膠漆其情，將謂終老是鄉矣。

逾月，古媼寢疾，杜攜女郎來，候坐未安，忽有人傳報上宅：「小娘子親來問姆疾。」杜與女郎頗遑遽，急走出。雲匿於廚，亦整衣趨。喬不知是何貴客，潛窺於窗。見朱繡簾，駐一小車，女奴十餘輩，擁一女子出自車中，素面畫衣，非常豔麗，酷似畫工所繪仙女，年可十五六。杜與女郎及雲，咸跪路側。女子曳杜起，曰：「姆亦在此耶？」杜曰：「知主姑眷念老乳嫗，聞其疾，必勞玉趾，故率翠翠預候於此。」喬始知女郎名翠翠也。翠與雲，亦再拜起居。女子曰：「起。」雲側行左闕為導。女人入室，握姑之手而問曰：「姆病戶綺窗，廣闊如大廈，幾榻悉白石為之，器玩珍奇，位置精雅，名花異卉，羅置欄前，實天辟之洞天福地。侍女曳羅綺者，數十百人，莫不妖冶，順承指顧，爭先恐後。喬為禁錮，日供役使，且女子性嚴，稍不稱意，輒施鞭撻。此間不樂，日思雲而無由得面也。私詢諸女，主姑與香雲名分若何，皆笑而不答，愈滋疑惑。一日值女初度，喬見親戚來拜祝者，咸執婢妾禮。杜、翠亦在，不敢復與喬語。有頃，古媼與香雲亦至，與喬相見，各泣數行下。女子出見之，怒曰：「淫媼娼媚，尚戀戀舊情耶？」令侍女灑其衣，縛之樹上，既而曰：「今日有慶，不便刑人，俟明日當行死耳。」諸親戰慄，無敢出一語以求寬者。喬中心痛絕，前往覘之，雲泣曰：「郎獨不能捨身見救乎？」喬大痛，手緩其縛，竊取故衣衣之。適林外有將主姑命，呼喬者，雲遂遁去。女偵知之，愈怒，鞭喬數十，血流被踵，古大哭曰：「主姑殺老身矣。老身何負於主姑？乳哺之情縱不念，獨不念扈十郎肆惡，老身橫蔽主姑，以頭撞十郎腹，奪取玉如意，免主姑於窘辱時乎？奈何不赦小過，致人骨肉生離！香雲纖弱，即不飽狼虎，亦必為強暴所污矣，豈不痛哉！」女亦怒曰：「老魅爾何知！行且索爾死！」古哭叫，語侵女，亦不少讓。女怒甚，復欲逐喬，喬折伏不起。女憐之，氣稍平，問知過能改乎？喬曰：「改矣。」「尚思香雲否？」曰：「雖死九幽不忘也。」女不意其出此語，為之咋舌，移時乃歎曰：「癡兒郎知義者也。」向古媼謝再三，即使人分途求香雲，得者賞一術。群女歡躍爭往，古始止涕。

翌日，一女走告曰：「香雲走匿山谷中，為扈十郎所得，逼欲污之，不從，錮石室，不與飲食已一夜矣。」古媼聞之，泣曰：「吾兒貞烈，必不辱身，然而命蹇，何遭沙叱利之多也！」蓋扈十郎者，女之表兄也。女使杜媼往索之，十郎曰：「欲釋香雲不難，主姑須自來易之去。」杜大怒，還述於女，女怒極，乃仗劍跨白鹿，諸女皆短衣持兵以從。命喬與翠翠，伏林內為疑兵，親往索之。

十郎腰弓矢，挺畫戟，護衛甚眾。兵刃既接，兩軍大開，十郎勇甚，諸女力不敵，各鳥獸散。女急退，鹿中流矢死。女被發徒奔，身被數創，失其雙履。蹶不能興，適喬奔至，負之以歸。諸女亦漸集，無不心膽墮地。女大慟良久，感喬之德，呼之以兄，飲食器用，皆與己等。復聚眾謀雪恥救雲之舉，眾曰：「勅敵不可當也。」獨翠翠進曰：「彼強我弱，非救助不可。欲求功，非太君來不可。」是夕，即使翠往。夜未央，翠返命曰：「太君來矣。」女率眾跪迎，喬亦從眾。太君亦曲背一嫗耳。女泣訴致辱之由，太君曰：「有太婆在，兒勿氣苦。」亟探袖，出一囊，呼翠至前命曰：「可將此往貯十郎。」翠諾而去，一餉時與雲俱至，手提巨囊。開之，闖然一黑雄狐，黻黻而出，俯伏於太君之前，岳岳若乞哀狀。太君呵之曰：「墮孽子！尚未克洗髓伐毛，輒爾墮落耶？不念爾祖，當亟強之！」狐叩頭謝。女子前，以鞭鞭之曰：「恣戾奴！平日赫耀之勢，之態，今胡不肆耶？」太君止之曰：「兒休矣。老身必痛懲之。」又曰：「兒居此，終非了局，曷不舉族從我？香雲與喬郎，彼有夙世緣，未可擺脫，且聽其去。伊母姑留我處，俟之三十年後，當大歸也。」香雲頓首奉教。太君賜喬名曰復。命駕先歸。女贈喬、雲甚厚，束縛輻重，令侍女護之先往，已乃與古杜二媼並翠翠送喬雲出山，臨歧泣別，然後歸。

喬攜雲之襄陽，出資造舟，名「滿江紅」，專載遊宦，以走江、黃、吳、楚。一日，載某太守公子並眷屬之江南。住舟漢口。雲偶出汲，為公子所見，迷惑失志，伺喬不在，密遣二女隨侍，將吳綾越縞，往說雲曰：「公子年少情多，富貴有權勢，所謂炙手可熱者。今豔子之貌，降心俯就，不惜珍寶之物，委贄於子。此真千載一時之機會，不可失也！子不從，則禍不可測；從之則珠翠環繞，錦繡紛披，飽梁肉而厭珍饈，一生吃著不盡。詎若作舟子婦，衣粗食淡，埋首艙中，何啻明珠暗投哉！且子不聞乎，守經者立身之要也，通權者處世之方也。譬彼風馬牛之不相及也，而絡其口，穿其鼻，人得而左右之矣。今以勢論，喬，馬牛也，公子，人也。欲不為強馭，可得乎？惜子憐子，故陳利害於子，唯子圖之！」雲嫣然曰：「賢姊之言是也。公子風韻都美，兒亦慕悅久矣，幸即借二姊為羔雁。今夜人定後，請扣舷為號，可謀一會矣。」二婢大喜，歸炫其能於公子。公子喜欲狂，重賞二婢。

至三更，舉舟解纜。公子起坐不定，如鹿撞心。側耳靜聽，移時果聞扣舷聲，止而復作。急啟窗納之，果雲也，不衣而至。公子此際，如在夢境中。不暇一言，即與狎匿。雲忽驚，叱問何人，公子興方闌，俯身若罔聞者。雲又驚叫，家人驚起，疑有盜賊，執燭入窗，見二人赤身臥地上，燭之則公子與其妻媼耳。咸避去，夫婦赧然者久之。問妻何故赤身自窗外來，妻曰：「我在後艙睡熟，實不解何由到此也。」公子羞且怒，執喬送太守，謂其以妖術惑人。太守不明，鍛鍊成獄。

喬居犴狴，方痛覆盆，而夜半雲忽至，手拂械鎖，械鎖自脫。攜之出獄，人無見者。遂流寓南昌，仍為富室。二年間，有巨舟二十餘艘。江楚操舟人莫不健羨焉。雲從喬三十年，常如十七八歲人。生二子一女，女美麗有母風。喬乘間問雲出處，雲曰：「初不遽以誠告君者，恐君以異物見棄。亦既抱子，似亦無害。」因自言是狐，所謂主姑之女子，亦狐而為一山之主者。杜與翠與諸女

子，皆狐也。唯慶君則天狐矣。喬始恍然，後漸泄於人，有求見者，雲有見有不見。而見者輒自顛倒，雲惡其聒，再遷於夔州。

一夕，方坐話，翠忽至。喬雲驚喜，降席而拜曰：「翠姨別來無恙？」翠答拜曰：「離別幾何，喬郎鬚鬢似戟，且就斑白矣！舊時丰采可復再耶？人生如白駒過隙，轉瞬癡猿覷鏡，不能自識，譬夫以水和土，見日則燥，重為堊焉，非故物矣；何如金石其質，歷劫不變者乎！人而無人道，是謂之陳人。人道者何？性命之原，不汨不沒之謂也。夫泰山之穿石，單極之斷乾，漸靡使之然也。形骸情識，人之□、□也。此生不卒萬死，非終也。子不見夫墻間之瘞者乎？路人過而傷之，傷之者，非徒傷也，傷其終不免於是也。雖然，滄桑之變，彼惡知之？是累累者，數百年後旋夷為都邑，旋坎為滄池，旋祀為壇灶，及為井墓。其循環往復，烏有窮期。而其間之窮期，已無窮矣。凡此宜各自努力，人不能越俎而代之庖也。聞子在山中時，泊焉而無求，又能於屏風上行，質美若此，胡自棄之！」向雲曰：「姊從喬郎數十年矣，寧吝所得，不一喚醒乎？」雲曰：「奈其五內俱濁何！」翠曰：「不然。金注瓦注，固有不同，而其為注則一也。」雲太息曰：「莊則不親，狎則相簡，雖有巧匠如工倕，但縮袖間而已。」翠慘然而為之下淚，喬亦鬱鬱。是夜雲伴翠宿於內寢，翌日向午不起。喬呼之不應，大疑，排闥入視，已失二人所在。舉家驚擾，喬大哭，靡日不思。

喬年八十餘尚健，二子生孫，孫又生子。女適諸生某，亦弄孫矣。每隔五六年，雲必來一探。又三四年不絕，容色終不少減。親戚初面者，往往母其女，而女其母焉。予於乾隆庚午歲，從先祖父從三秦入七閩，路經武昌，月夜沽酒，聚舟人而飲食之，俾各述見聞，離奇怪誕，舟人共舉此事，爭說紛紜，且指江上一湘船見告：「此即喬家物也。」

閒齋曰：

世間尤物，得一可以傾城。喬以匹夫落魄，寢處諸尤物之間，卒至富豪名，以壽考終。其操持必有大過人者。翠必欲引而登之長生之域，亦婆心太摯矣。

蘭岩曰：

喬業操舟，已屬微賤，且無聞其有出類之才，其五內俱濁不待言矣。云何鍾情至此？而主姑與翠翠，亦大有不能忘情者，豈果喬為情種耶？抑雲喜其誠篤，可托終身乎？我輩不獲有此奇遇者，殆擇術之未精歟？五內之未盡濁歟？吾觀香雲事，而慨然矣。紅絲係定，何啻千里之牽；破鏡重圓，終作百年之合。偶參色相，致醋海淹斷藍橋；忽起乾戈，令妖氣生於內境。以德報怨，喬與女翻成附體之緣；祛死復生，翠與雲永享飛仙之樂。斯狐中之不可多睹者耳！

龍化

李高魚枕碧山房，壁掛古劍。一日大雨雷，瞥見一黑物，長尺餘，細如線，後一紅線逐之，自窗凌空而入，繞室飛行，俄延壁上，穿入劍鞘中。即聞戛戛作聲，旋出旋入，無所阻礙。良久，忽又飛出，蜿蜒空際，甫及簷，霹靂一聲，屋宇震動，紅光燭天，不及察二物所至，唯見窗下落鱗數片，酷似穿山甲。取劍視之，鋒刃盡穿小孔，密如蟲蛀，鞘亦如之。或曰：「此龍之變化。」想當然耳。

李翹之

石商李翹之，名林魁，五台人。其微時為石工以食力，嘗與同行者十餘輩，往村中觀劇，二更始歸。際晦日，夜黑如漆，正苦迢躓，忽山川大地放大光明，迎面十餘里外現一菩薩寶相，高可數十丈，衣紋瓔珞，燦若雲霞，月面星毫，靡不華彩，映徹世界，盡如琉璃。李且瞻且拜，口誦佛號不絕。頃之始隱，詢之同人，悉蔑之睹也。

李今年已望七矣，性正直，無私曲，重義氣，好施與。初入都，即受知於大司農涂勤恪公，得為大工石商，致富數十萬。公薨，李感恩不忘，歲脩墓道。李以德報，為今人之古人。二子亦岐嶷。天報善人，理自不爽。宜其於稠人之中，獨瞻法相，非福德兼厚者，又烏得有此？自言有德必報，非沽名，行其所安耳。

蘭岩曰：

此李心地自放光明耳。菩薩何來，獨示之以寶相哉！人能洗心滌慮，自去其污，何處非菩薩寶相，琉璃世界耶？

洪由義

洪由義者，靖遠協汛一泆子也。性慈善，喜放生。暇時坐黃河畔，見漁人起網，凡所棄小魚細蝦暨螺蚌之屬，悉拾之投於水中。積數年不倦。

一日渡河，失足落水，隨波逐浪者十餘里，昏迷間，覺有人捉其臂，拖至一處。視之，則身在一大門下，四面黃水如壁立，門前二石轟轟，大約數畝。洪大駭異，方懷惑問，門忽啟，見紫衣紗帽者二人，出謂洪曰：「可亟入，勿懼失儀也。」洪從之，至一廣殿。殿上有貴人，年可四十許，衣冠奇古，左右侍從甚都。洪蒲伏階下，貴人勞之曰：「汝大有恩於我部下，不但脫汝難，且當少為潤澤。」因命取一珠，大如豌豆，賜之曰：「此如意珠也。握之凡有所需，無不如意。三年後可見還也。」洪唯唯拜賜，貴人仍命二紫衣吏送出。二吏囑閉目。但聞波濤洶湧之聲，頃刻而息，徐開其目，則已腳踏實地，而二吏失所在矣。珠猶在手，遂秘之以歸。歸則家人已成服，相見各驚疑。洪給以得抱枯木，故不致死。家人喜而信之，乃釋服。

洪素喜樗蒲，得珠後，重與其徒博。分明梟色，呼之，皆成廬雉，於是有博必勝。家業漸豐。適奉官之西安。西安為省會之處，漢唐故都，俗尚豪華，人情奢侈。王孫公子，肥馬輕裘，一食萬錢，一擲百萬。洪側身而入，掉臂而前，自午至晡，腰金百鎰。旁觀者但擣其舌，當局者徒熱於心。滿載而歸，遂成巨富。為長子捐官，次子納監。始以得珠之事，告其妻孥。愈以放生為務，由此河上人，稱為洪善人。五原稱富室者，推洪為巨擘。三年後，秋夜方寢，夢見前二紫衣吏至，曰：「瓜期屆矣，珠當見還也。」洪跪而奉之，既寤而珠已失矣。後洪壽至期頤，無疾而歿。予在靖遠時，洪之孫已五十餘，猶為富家翁也。

蘭岩曰：

凡人意之所在，無不如願以償，不必功名富貴也。斯如意之最為難耳，乃得珠後，徒事樗蒲，以畢三年之願，志亦小矣。雖然，人苟巨富，凡所欲得欲為者，無不能。洪可謂握要以圖哉！

某僧

銘鏡石三為予言：佑聖寺無凡上人，有弟子某者，少年韶秀，有人誘之為龍陽，某亦不拒。上人聞而責之，某曰：「然則不可乎？」上人曰：「如之何其可也！此間不可復居矣。」曰：「去之可乎？」曰：「可。」曰：「承師命。某日當行耳。」至日，房中寂然。視之，已化去矣。

蘭岩曰：

渾然天真，洞然大道，此僧來去自如，人已無間，何毫無窒礙耶？

邵廷銓

江右峽江縣，瀕江有周瑜廟。顏曰：「巴丘古蹟。」廟中舊有厝棺，塵封已久。天台邵□為臨江府經歷，三年考績，授峽江令。在縣兩月，政聲大作，其少子廷銓，妙齡韶秀，性恬淡，所至則多流覽。愛郭外江山，白諸□，築瓦屋數椽於周郎廟西，編竹為牆，辟畦蒔花，為肄業之所。與邑庠邊、魏二生相莫逆，暇則相尋往來，不問晨夕。

會邊生秋闈獲雋，廷銓往賀之。帶酒而返，日已曛暮。柴門外遇一女郎，恣態妖嬈，纖體合度，衣裳縞素，綽有餘妍。廷銓心為之蕩，趨而鞠之。女嫉光眇視，羞澀不支。廷銓指門內曰：「此即僻居，可以少息。晝日暮，竊為卿急之。」女作色曰：「少男處女，蹤跡懸殊，何物書生強來饒舌！苟非繯經在室，凡百隱忍，亟當白諸家人，股折雞肋矣！」言訖，怫然而去。

廷銓大慚，入坐草堂，嗒若喪偶。館童已入黑甜，方冥想間，忽聞扣扉聲，止而復作。廷銓駭愕，躡下下階，潛從籬落下窺之。彷彿日暮間所值者，不覺喜出非望。即啟扉，女款款入，輒囑闔扉，相攜入室。廷銓揖之曰：「卿棄我如遺，以為去如黃鶴

矣。何故卻回玉趾，重辱草堂，得勿與家人密計，問罪小生耶？」女嫣然曰：「兒縱忍人，何遽出此？適聞唐突，聊以相戲耳。固將入城，途遠莫及矣。向荷關切，慮及孱弱，故萬不得已，欲托一宿。未稔果肯假一席之地，度此一宵否？」廷銓大悅，曰：「萬一不至，尚欲追而訪之，況飛瓊自降耶！」遂相與綢繆，如膠投漆中，雞再鳴，乃攬衣而起，臨去謂廷銓曰：「兒故近村曹氏女也，父母遠宦黔中，兒因病獨留，家中更無人，止一乳媪執爨，豐且贖，不足約束兒。君苟不棄兒，請自今暮來朝去，當徐與君計長久。」廷銓敬諾。送之門外，叮嚀數四，唯恐爽約。女設誓而去。自是靡夕不至。

廷銓既被蠱惑，形神改常。邊、魏二友疑之，私詢館童，童曰：「即不見問，亦將告曰。公子半月以來，飲食消減，日近尪瘠。誦讀皆輟。日方晡，即閉門作休息計。每思密稟主人，未遑入城耳。」邊曰：「汝但留意偵之，稍有見聞，亟來見報。是宜秘密勿泄！」童受計，是夕即於樹下故作鼾睡，俄聞笑語聲聞於房內，潛起密覘之，則見廷銓於床上擁一紅衣骷髏，戲謔燈下。骷髏亦擁廷銓，忸怩作態。童大怖，縮頸而退。次日，告二生，二生驚曰：「詎有與枯骨纏綿而不置禍害者乎？誼係朋友，知而不諫，非義也。汝姑勿泄，吾等自有處置。」

適同社劉生，客粵還，邊、魏約廷銓為作軟腳局，羞繫焉。魏下箸細咀其骨，而熟玩之，曰：「異哉！鰲骨非禽非獸，又不同他水族，具肉與裙，尚不美觀。況餘此白骨，奚足戀戀！」邊曰：「戀戀者，戀其美也，美去何戀？」廷銓曰：「不然。千金馬骨，駿安在乎？正以見駿骨如見駿馬耳。」廷銓無心酬答，機鋒恰與二生相對。相視默然，謂其不可諫。

乃密白邵令。令大驚，曰：「吾兒年少，氣血未定，郊坰荒僻，不可以久居，二兄速叱之歸署，庶絕大患！」邊曰：「促公子入城，計良得矣。第鬼即不克甘心於今日，必將肆志於將來，非所以除害久遠也。莫若稍緩旦夕，某當與魏兄密查出處，得其蹤跡而後除之，所謂公私皆利，一勞永逸之道也。」魏曰：「不可。公子此際利害，間不容髮，不急為之救，乃又慮及未然，兄之計，無乃左矣。」邊笑曰：「兄所謂夢醒索燭，畏黑不睡者也。公子被惑半月，未致委頓，豈爭此一夕哉！」邵曰：「邊兄獨見其大，吾何憂哉！此事一以委兄，願假兄白馬金鞍，並幹辦十人，聽兄指揮。魏兄率六人為副，以善其後。」

邊慨然自任，飯僕秣馬，日晡而往，共伏林間。預約館童，令其為偵，伺鬼至即報。漏既下，館童忿息來告曰：「至矣！」邊部署已定，各止其所，親偕館童至窗下，窺之，見廷銓與鬼方檢點就寢。邊卻回，招眾共伏門外，待至雞鳴，隱隱見柴扉輕啟，廷銓送一女子出，旋闔扉而入。邊潛尾女子，徑冉冉入周郎廟，邊還告眾人曰：「彼巢穴應在廟中矣。」即命燃炬持械而往，廟中空無所有，唯一黑漆棺，停廡下。發蒙視之，榜曰：「故曲江縣丞曹公之女秋霞之柩。」訪諸居人，僉曰：「厝此二十餘年矣。無有王者來取，實不知其作祟也。」邊使人馳報邵公，邵親至，開棺驗之，衣色正符所見，頭面餘白骨，獨二目炯炯不變，凹處漸生新肉。枕畔有白玉尺，方識為廷銓珍物。邵驚歎曰：「若此殊異，哪得不妖。非邊兄，吾兒死為鬼媪矣！」亟令積薪焚之。日高始盡，臭達數里，屍啾啾有聲，自此怪絕。廷銓被促歸署，心殊悵悵，及備聞其故，始生懼焉。不敢復作癡想，後得第，官至郡守。邊亦歷仕至方伯焉。

蘭岩曰：

擁骷髏而為佳麗，世間寧少此人哉？但只覺其美而不知其惡耳。嗟乎！蛾眉皓齒，轉盼成空；斷隴荒郊，凝思莫釋。天壤間癡情人能自解哉？一夕歡娛，釀成粉骨碎身之禍，此女亦不智矣！

賣餅翁

閩學某先達，齟齬時，出就外傳。每過市，輒就一賣餅翁，市胡餅數枚，懷之到塾，習以為常。一日，復往市餅，翁忽罷業，留公坐而謂之曰：「吾觀子神氣清明，非凡品也，會將有一事奉邀，能從我乎？」公曰：「何事？」翁曰：「請留此宿，至晚當自知耳。」公自自幼少，稍遲歸，老母且倚閨望，詎容外宿，因辭焉。翁歎曰：「我固知子不能主也。然亦緣分使然，聊言之耳。」

次日，公早過其肆，見多人環觀如堵，不解何故，挨入視之，則賣餅翁死矣。不覺心為之惻，歸告於母，並述疇昔之言。母歎異，未嘗不以未赴其約之為深幸也。

迨後十餘年，公及第，入翰林，給假歸祭，泊舟於江滸。公偶上岸閒步，不覺行遠，驀一人自林間來，呼曰：「太史公別來無恙？」急識之，則賣餅翁也。訝曰：「叟哪得在此？」翁把公臂坐樹底，笑曰：「想君必謂我為鬼物矣。吾明告君，昔吾所以約君者，以君有仙骨故也。惜君俗緣未盡耳。彼日夜靜寢未安，聞市頭來往無停履，起窺竊隙，見鬼神其形者甚夥，除道相戒：『真人赴岳廟，不可怠慢』，云云。予時無所顧慮，潛出後門，由僻弄迂路至廟，廟前虛闌無人，殿後亦無所見，唯一丐者，鶻衣鶻面，當階鼾睡，呼之不醒，但聞噓聲啡啡，知其有異，長跪其旁以伺，良久始覺，問何為，予稽首稱真人，丐大怒，辱罵百端，予敬謹如故。丐起身且罵且去，予隨之。繞出廟後，罵愈厲，予終不少卻，丐乃輟罵，縱步如飛，予亦急走相逐，不離跬步，力亦不少乏。指顧間，入一深山，丐攀附膝葛，步履如猿猴之捷。心無退悔，頗能及之。至極巔，路窮只一獨木略約直接對山，相對約數丈，下臨絕壑。丐回顧曰：『子之誠，我深喻之，至此可以止也。』予應之，曰：『上天下地，悉請相從，豈肯止此？』丐復怒罵，徑履木而過，予力攬其裾，與之俱，丐極力攜擠，不覺失足墮澗中，予大呼，騰擲一躍，而登對山之頂，回首俯視，見自身僵臥澗下，而亦失丐之所在。恍然大覺，一刻山川大地，千生萬劫，盡皆瑩照，瞬息都過，唯留此心在腔子裡，非真非幻，是幻是真。天已向晨，志所入山，則黃山也。自此一身輕捷，任意飛行。今得相逢，亦異數也。」

公知其已仙，泣拜求度，翁曰：「尚非其時也。君於名場中，官可二品，唯『躁進』二字不可犯，『勇退』二字不可忘，志之志之，請從此別。」言訖，躍入江中，履水如平地，轉瞬而逝，唯剩江心月白，一望無涯。公徘徊悵悵，望洋則歎。僕從來覓，默然歸舟，神往者屢日，訖今於酒樽茶灶邊每舉以告所親雲。

蘭岩曰：

無修煉法，無丹鼎藥，倏而成仙，何其易也！予意此翁亦老死耳，魂遊天外，惚如有所遇，非真有仙人引之入山也。不然或先達午倦，思想成夢，與蕉鹿等耳。天下事當作如是觀。

蘇仲芬

蘇太學桂，字仲芬。肄業入都，為王給諫西席。王寓近梁家園，雖屬外城，地極荒僻，王患門戶逼側，裏居近市，欲別覓數椽以居子弟。適坊間有空宅一區，扁鍵以求售者，相隔僅一街，王喜其密邇，乃以百金易券焉。辟荒除穢，墜壁糊窗，又費數十金，遂煥然以新，俾仲芬及一僕一僮移居其中。王子弟朝往暮還，從仲芬講貫，賓主甚便。或有言宅素凶者，仲芬曰：「我不信怪，怪何由作？勿多言徒亂人意也！」

居無何，嬌異漸興。一日薄暮，僕自市沽酒歸，見一曲背媪，目赤而多淚，自廚下出，指顧間已泯形跡。又一日，瞥見一老翁，戴軟簷白氈帽，獨立庭中，負手看月，長不及三尺。僕大聲叱之，則隱。僮問亦遇之。獨仲芬無所睹，愈咎其謬妄。會鄉試，仲芬率其僕詣國子監錄科，約三四日方得出城，唯留僮守宅。

時當七月，炎暑未消，僮支扉作榻，當戶高眠。夜半時，睡初覺，聞庭中有女人笑語聲，不禁毛髮如磔，蜷縮衾中，唯露一耳在外，以察動靜。惜為板壁所隔，聽之不甚了了，間聞數語，頗明曉者，雲：「鬻酒熟矣，我不謀今夕為婢子服役，並致老子夤夜奔馳。適我與十一妹出澳時，渠嚙口忿息，尻高於首，詰其故，始知為婢子，往市雞子，為沙回子家狗犬所逐，坐此狼狽。十一妹不情太盛。」轉慙笑不止。「我家阿連大不平，行當與婢子較論矣。」隨聞群笑聲。又聞一女子罵且笑曰：「淫婢勿太輕狂，明日二翰林來，若尚敢如此喋喋，我等當釀金奉謝！」旋復有應答者，聲音清銳如燕語，模糊不復可辨。直至五更始寂。僮瑟縮畏聲，泱泱汗流，一夜不寐。翌日逢人則述之。

王之姪皆少年好事者，聞之，偽請於給諫曰：「蘇先生入城，館中只餘一僮，曾囑予弟兄暫就彼宿，以防不虞，用是請命。」給諫許之，二子喜躍，並襆被以往。飲至夜半，始就枕席，假寐達旦，毫無所聞。次夜亦然。蘇已出城，之二子乃移去，遂亦以怪

異為謬，共相非笑，再告，亦不信矣。

越二日，仲芬夜間苦熱，起坐榻上，恍惚隔窗紗見一人步履院內。疑是僮僕未寐，初不以為意，俄而緩步近階，徘徊月下，彷彿戴髻，如蜂之就窗。潛諦辨，是一女郎，衣輕綃，躡高履，丰姿嫵娜，已足銷魂。繼而側身回眸，傾絕人寰。仲芬目眩意迷，馬騰猿逐，心知其異，而不克自制。女睨窗而笑曰：「何物書迂，藉盤甫徹，乃便窺人家閨秀耶？」仲芬應聲曰：「蜂蝶苟無花香勾引，狂浪何為哉？聞子撓我僕僅久矣，今既遂披睹，盍入斗室，一示玉容，則書生雖死應亦得好處也。」女不答，但嗤嗤笑之以鼻，款步而入。秋波流慧，嬌媚可憐，竊意西子南威，不是過也。仲芬揖坐榻上，調冰水，剖沈瓜以進。女著藕色羅衫，如薄霧籠花，玉肌依稀可見。碧紗裙下，見粉光駢駢。挑燈睹之，則跣足曳朱履。仲芬以游語入之，曰：「古有赤腳婢，卿豈其流亞歟？」女靦然曰：「履上足如霜，不著鴉頭襪。古美人未約足時，疇不如我，汝第未之見耳。」仲芬戲捉一足，諦視之，跗豐妍，底平指劍，長止六寸，撲鼻作異香。心大動，突前擁之，女亦不拒，遂相狎昵，盡夕綢繆，雞鳴始起。

自此無夜不至，自述姓花，世系隴西，徙來順天兩世矣。宅後梁家園，兒家故居也。與君有夙份，故相就耳。仲芬曰：「誠非偶然也。第聖人之道，胞與為懷，故萬物並育而不相害。予洞此理久矣。卿狐耶鬼耶？幸勿見誑。」女笑曰：「兒仙子也。奈何疑為狐鬼？」仲芬曰：「不然。吾聞之《仙書》曰：『不死者不食而神往。』見卿飲食如凡人，且不戒葷酒，仙子固如是乎？」女哂曰：「人謂執而不化者為書癡，今信然矣。君既以書致詰，即請以書解紛。君獨不見《神仙》諸記之所載乎？龍肝麟脯，惟仙食之；玉醴金漿，惟仙飲之；他如千年之桃、萬年之藕、百石之醪、鳳凰之髓、以及交梨火棗、橘液霞觴，凡此之屬，散見於詩書者，指不勝屈。仙人安有不飲食者？且君言過矣。若不飲食，即可為神仙矣，何蠶食而不飲，春盡則僵；蟬飲而不食，秋殘則枯；蜉蝣不飲不食，乃朝生而暮死，謂為神仙，可乎，不可？」仲芬語塞，但輕拍其肩曰：「卿妄口奪理，吾不復與爾置辯。然既有稱仙子矣，吾聞仙子能知未來事，卿視我今科榜上有名否？」女曰：「君才疏而氣高，每從輕薄朋友，務為諧謔，此大不利。夫隱惡揚善，現在功德，何惜齒牙餘慧，而必以樸訥為恥，惟尖巧之是逞乎？恐滑稽之名一立，而禱祈亦從之而減，非君子永言配命之道也。今科復無望矣。君苟從此自新，功名中尚可小就，否則會當見君於餓草中耳。」仲芬聞之，面灰心死，悚然再拜曰：「卿言深中膏肓，敢不佩為弦韋！」女去，數月不至。

場事畢，仲芬文章佳甚，同人決其不出五魁。及揭曉，竟落孫山。女至，仲芬焚香欲淚，女慰戒再三。諸同鄉有操眊者，約登陶然亭。因舉酒政，仲芬醉後不檢，雜以因果佛經。日暮歸寓，女已在房，正色責之曰：「聖人之言，何故侮之？取罪大矣！君正如吹脹蠶浮，毫無骨力，所謂糞土之牆，不可朽者。兒相從欲胡為乎？」言訖，忿忿出房。仲芬慚作無地，跪而牽裾，女靦然而去。去時遺衣一襲，仲芬始而緘密，久而漸泄於門人，索觀其衣，薄如蟬翼，約重六銖。後數年，王子姪同入館閣，二翰林之說始驗。仲芬連躡棘闈，不獲一薦，更思女子容色，咄咄書空。又一年，竟以貧病卒於京邸，柩厝義塚，至今未正首邱。李高魚與仲芬為總角交，習知其事，時向予緬述之。詢及女衣所在，已歸給諫攜去江南矣。

閒齋曰：

觀仲芬所遇或謂是鬼，予力辯其為狐。

恩茂先曰：

無論是狐是鬼，仲芬儒衣儒冠而為人師表者，較此女為何如？

蘭岩曰：

輕薄之口，見棄於狐，況於人哉。乃當聞言再拜之後，復不自檢，褻瀆聖神，是自取罪戾也。讀書者可不以此為戒歟？

紅姑娘

京城敵樓，內外凡五十座，高大深邃，往往為狐鼠所棲。內城東北隅角樓內，有一狐，化而為女子，紅衫翠裙，年可十六七，艷麗絕倫。守城兵往往見之，咸知其非人，而罔不狂惑失志。以其衣紅，共以紅姑娘稱之。間有儂薄少年，或際良宵薄醉，一動色心，至樓下薄言往挑，即聞嬌音曰：「爾勿妄為也。」歸輒頭痛難忍，否則唇忽腫起如桃，必哀懇悔過，適乃已。以此群畏之，無敢戲言者。

步軍校赫色，年六十餘矣。一夕，上城值宿，獨坐鋪中，思酒不得。三更後，門外聞彈指聲，亟問不答，啟戶視之，則二八佳麗人也，五色並馳，不可殫形。詳而視之，奪人目睛，後隨二雙鬟婢，捧酒壺，立月下。校素有膽，驚定，即悟其為狐。詢其那得深夜來此高城？答曰：「兒洪氏，行三，知翁思酒，謹以家釀相貽。」校大喜，延之入室。即以其攜來之酒饋，借以款倉卒客。醉後興高，問：「三姐有所求乎？」女曰：「以狐媚惑人者，皆有求於人者也。翁一身貧病，且老，兒何求於翁？所以親近翁者，以翁有大恩於兒故也。」校茫然不解所謂。女曰：「翁乃忘鬆亭贖兒之事耶？」翁始大悟，歎惋者久之，遂認為義女。

自是必當值宿，校必多方款其僑伍，獨扶筇至角樓下，告曰：「致語三姑娘，我今日上班矣。」至晚女果至，二婢隨進酒饌，珍美錯陳。校夜夜饜之。每心有所欲，未發，女已先知，無不咄嗟立辦。校嘗以玉環贈，女再拜以受，什襲藏之。校與語談時，自念皤然一翁，將旦夕犯霧露，泣數行下。女曰：「勿傷，兒視爹尚可三十年活也。」乃授校以導引之術，行之頗效。

女無他異處，惟喜面，一夜恆四五次。校少子方娶，苦無杯盤，將質諸市。女曰：「是無庸，兒當為爹假之。」至期，果有金銀器物，雜然陳於房中，不測所自。家人怪之，校以實告，始各欣喜。事畢，已皆失去矣。校次子為護軍，聞女美，潛上城至值所，從窗隙竊窺，竟無所見，但翁一人自言自笑自飲而已。校酒後，偶匿其玉翠，歸家旋失。果有急需，女必周以巨金，則盡朱提也。如是者十餘年。

女一夕忽泫然慘泣曰：「緣已盡矣，從此永別。」校驚問之，不答。五更後，啞咽而去。校亦酸側，然未知所云所以永別者。翌日，執金吾以校年老，請於朝，勅令休致，校乃歎悟。

先是校當壯歲時，為驍騎校，從徵葛爾丹，凱旋至鬆亭，同人捕得一黑狐，欲殺之以取其皮，狐向校哀鳴，校心動，以金二兩贖而縱之。事三十年矣，不意至是乃獲其報，後校年至九十餘，無疾而終，狐亦徙去，不知所之。

蘭岩曰：

狐以異類，猶知酬恩報德，貞靜自守，不甘以媚惑人。奈何世間以七尺之軀，齷齪諂笑，干求於人，恬不為怪，而及以守正不阿者為庸人，因自居為識時務之俊傑，比比是也。吁，可慨也哉！

陳寶河

蒲東杜陽，姿質美秀，年二十，未婚。雍正初，從其舅為賈於興安。舅年老，常居布店，使陽販貨，恒往返秦晉間，一年率二次。

一日，發自襄斜入棧道，正苦崎嶇，一虎來，攫其僕去。陽驚惶失足墮深壑中。幸為落葉所籍，不致損傷。舉首四山人雲，無由得出。無何，日已暮，林深箐密，泉水亂鳴。據石自傷，傍徨無策。既而萬峰皆暝，群動盡息，隱隱見林際燈光。陽大喜，迤邐以就之。

至則巨第一區，門容駟馬，門旁別有小室，燈火熒然。叩之，一長鬚叟出，訝曰：「郎哪得來此？」告以故，恍然曰：「郎其杜陽乎？」陽誌曰：「然。翁何以知之？」叟曰：「主人待郎久矣。請暫歇於此，當為郎先容也。」呼媪出，叟自去。俄僮一僮，提絳紗燭籠，空息而至，促之曰：「主人佇候，請速往。」陽從之，入朱門，漚釘獸環，宛似王侯第宅，歷院落數重，悉雕牆峻宇，刻桷丹楹，僮僕往來，絡繹不絕。復有群聚窺客者，粉白黛綠，累足駢肩，竊竊笑語。陽自慚市井，頗益逡巡。先至一漏室，童子進澡豆。浴訖，更新衣，易冠履，始引之達廣廳。

主人揖之，升階，分庭抗禮。觀主人年可四十許，赤面修髯，被服五彩，非復本朝制度。陽驚疑殊甚。主人致敬曰：「郎與小

女有夙契，今當了之，幸勿卻也。」陽達心而儒，不能盡其辭，惟再拜諾諾而已。主人即命成禮。儻至，見侍女如雲，笙簫聒耳，擁圍秀搭面而出。繡衣楚楚，玉佩珊珊。堂中設紅氍毹。一交拜間，麝蘭芬馥，入腦薰心。及入房合卺，注目凝睇，女容華絕代，面色如朝霞和雪，光豔射人。雖未睹姑射飛仙，即此竊懸擬之。定情後，和好無間，問青春幾何，曰十六；何姓，曰姓陳；父為何官，曰未嘗筮仕也。三朝，親戚來賻者數十家，則盡富貴也。陽獨與主人之甥封生者，相與莫逆。女時戒之曰：「大人無嗣，方欲郎充半子。郎孱弱，封哥性暴戾，可親不可近也。」陽頷之而不能絕。

際女滿月，親戚咸集，陽拉封飲於房中。時當暑，封醉後，裸裎浮白。陽讓之，曰：「此晏私之地，令表妹雖不在側，亦須稍避嫌，奈何疏狂至此？」封輒怒，裂袂相向，曰：「汝本錐刀小子，窺窬分毫，吾憐汝游泳似鰥，聊執柯斧，得蒹葭倚於玉樹，何啻登仙。乃酒後載嗽，折辱於我，其將以我為匏瓜耶？」陽亦怒，提座側銅鏡擊之，復挖毀其口。封跳怒咆哮，聲如錯虎，諸親來救，排解紛紜，舉室喧囂，掖封慰去。陽猶追出戶外，謾罵萬端。

主人色變如灰，亦當階鵠立，呼女至前來撫之曰：「奔蜂不能化蠶蠟，越雞不能伏鵠卵，予以杜郎入贅，勝負螟蛉。不意開罪封甥，禍不旋踵。亟當遣之，勿緩也！」女俯首悲啼，不能成語。陽聞之，悲憤自投於地，曰：「大人何遽出此言，致謀離迷？諒封蠢然一物，行類灌夫。自持葢草，繹騷中冓。陽雖不敏，願與旗鼓相當，必不貽大人之戚也。」主人慘然曰：「封甥雜居此山，歷有年數，杜郎什伯，未足與口。老夫與弱息，並闔宅老小，無可畏封者。獨慮杜郎震震獨立，鎖尾空山，口走羽飛，悉非長技，不若出於幽谷，歸慰父兄。天實為之，勿復留戀！」陽慟甚，跪不能起。女亦失聲。主人乃遣兩婢，掖陽出門，頓覺兩腳離地，漸入半空，瞬息間，已置身棧閣。二婢遂化雙雉，口鳴而作。陽爽然若失，徘徊四顧，適閣畔有陳寶祠，荒廢殊甚。陽入待旦，仰瞻所祀神，則儼然所見。感觸再拜，涕泗滂沱。

次日，乞食返興安。舅大驚，致詰，陽告以故。舅素博雅，聞之喟然，乃為之解曰：「封生者，即虎而攫僕者也，《廣異記》有封使君之事，故襲以為姓。汝亦記十五歲時，從予至鳳縣南，捕得一雌雉，擬至邸第欲烹之，汝憐其哀鳴，潛縱之去。是以雲有夙契也。古人得之而霸，吾儕小人，無可希冀，唯當致富耳。」後舅死，陽經商數年，累資百萬。他日過落澗處，引領悵望，兩淚交頤，重修陳寶祠，並招僕之魂以從祀焉。

蘭岩曰：

物猶不忘舊恩，何以人而不知雉乎？

張五

知縣某，病怔忡，日夜心悸。恒糾合家人數十輩，通宵列燭環守，而猶一夜數驚，越半月餘矣。坊間有張五者，年四十餘，夙鬻豆腐為業。常起五更，一夜違時，四更便起，囑妻作腐。妻曰：「無乃太早？」張曰：「一日不力作，一日食不足。早作早賣，一大好事。汝起點燈，我暫出解手便轉也。」

乃啟門至弄內，方欲登窗，忽有二人過其前，喚曰：「張五，此間來！」張以為素識，從之至街口，同立人家簷下。審視二人，竟大味平生，各著青衣，垂綠頭帶，冠紅帽，執朱票，酷似衙門中隸役。向張曰：「有一事相煩，不可推諉。」張問何事，二役曰：「不必窮究，姑同我等去。」言畢，向東走。張心大不願，而兩腳殊不自由，踉蹌隨行，繞出街市，至知縣衙門杙桓前。見六人立大門下，躬擐甲冑，皆長八九尺。二役不敢進，乃轉至衙後一水竇前，使張先入，張不肯，役推之，不覺已在牆內。二役亦相繼入。歷高垣數重，悉如此，竟達寢所。窗上燈光甚明，命張窺之，見知縣某呻吟於床，床角及腳後，坐婦女六七人，地上滿屬毯，亦有男婦八九人，群坐其間。還告二役，二役亦來。五更向盡，二役頗憂惶，相與頻頻窺伺。又移時，某稍安，諸男女倦憊殊甚，或鼾而腦，或寢而伸。二役喜躍，急取一鐵鏈付張曰：「汝速入房，將此鏈係知縣項上，勿恐勿怖，竟牽之以出！」張驚曰：「彼知縣，官長也。我何人，敢相近乎？」二役曰：「彼雖為官長，而貪財好色，濫殺酷刑，今且為罪人，奚復可畏？」張趨起，終不敢前。二役慌遽，復極力推擠之，惶惶間已在房內。不得已，即以鏈係知縣頸上，反走而去。二役迎之，同循舊路。張回顧知縣，已係頸同行矣，大駭。知縣默無一語。

甫至宅後，見一男一女，作淫戲於牆陰，略不羞避。二役過之，張問曰：「此何人？奈何恣行淫事，腆不畏人也？」役指知縣謂張曰：「彼女子即渠之愛姬翠華，彼男子即渠之嬖童鄭祿也。因渠病臥，故私約於此。彼方自謂隱密，豈暇見我輩，又豈意我輩見之明且晰哉！」張目知縣而笑，知縣亦俯首不語。至水竇前，復見二人，結束同二役，亦械一人，囚首面而立。二役問曰：「已拘得乎？」應曰：「拘得矣。」其人見知縣欲哭，役急批其頰而止。張私詰此人為誰，役曰：「即渠之幕賓，主刑名者郭某也。與同案，故同拘耳。」話間，聞內宅哭聲群起。役曰：「時至矣。」遂出至坊間，預有二人駐囚輿二輛相候於通衢。四役因納知縣與郭於輿中。囑張曰：「汝自歸，慎勿泄於人也。」言訖，超輿叱牛而去。

張至家，雞已鳴矣。見妻背燈而泣，鄰婦三五人，從旁勸慰之曰：「死者不可復生矣，天數夙定也。況氣未絕，俟天明延醫治之，料無妨也。」張聞之大驚，失聲一呼，豁然如夢寤，則身臥炕頭，妻坐守於側，鄰婦搶攘滿室。張咨嗟不已。妻見其復甦也，驚定而喜。張問胡為哭乎？妻曰：「汝解手良久不回，我出視，汝僵臥簷下。洩鄰人扛入室。手足雖溫，而呼之不醒，自四更至此時，已半夜矣。何幸得復生耶！」張悟前此之事，皆魂魄所為也。起身揖鄰婦而謝之。各欣然辭去。張乃備以其故告妻，妻亦駭歎。比曉，舉城軍民擾亂，僉知縣官於五更時死矣。密訪郭幕，亦同時暴亡。

張不謹，漸泄於人，某之子聞之大恚，械送縣，笞三十。鞫鄭祿與翠華私通事，果不誣，杖鄭祿於縣，瘐死囚圍。縊翠華於園，以殉。事出雍涼間，秦人至今述之。恩茂先曰：「誠然，先大父亦嘗言之也。」

蘭岩曰：

罪惡貫盈，天奪其祿。鬼得而辱之，民得而欺之。回首臯比臨民，其威權安在哉！鬼卒不能係其頸，而假手於張；非鬼卒不能也，張目擊之，以暴其惡耳。

阿禰

某宗伯致仕家居，以數千金買巨宅一區，宅後樓九楹，空無人居，但貯什物，恒扃鎖，往往見異物。宗伯四子三女，女皆嫁巨室，三子亦婚名門。唯第四子，甫十六，未娶。房中侍女海棠者，年及笄，頗慧麗。適宗伯偶山游未歸，海棠寢至夜半，忽為人昇至樓上，見錦屏繡幕，畫燭華筵，坐客十餘輩，男女相半，履舄交錯，酒炙並行。

命海棠起，著衣侑觴。棠面口，以不習對。坐中稚齒女子，丰姿妖冶，鬢髮如雲，衣廣袖之襦，把文犀之盞，含笑謂棠曰：「爾非爾家四郎房中婢耶？我與爾家四郎有夙緣，魚軒不久入門，自是一家人，無事腴腆也。」棠倚柱垂頭，不作一語酬答。一靚妝女子，齒尤稚，罵曰：「奴種不堪作養！喋口慍色，欲誰仰妝之眉睫耶？此等人只可侍盃櫛，提箕帚，哪曉歌舞中事！縱使能歌舞，亦不過嗥作牛鳴，得得效驢跳。三姐耐煩與語！」又一少年男子曰：「我道莫教渠來，三妹執不聽，今何如？轉壞我一新綾襪，污印十個圖文！」滿座大笑，不覺哄堂。前女子有羞愧色，向少年曰：「四哥何太小家相，亦學九妹嘲笑於我耶！海棠雖賤，顏色姿態，且遠勝四嫂。今當稠人廣眾，不肯作倡優伎倆，正見其尊重處，何必相強，且襪一，值錢幾文，亦流於齒頰乎？妹以其初睡，不便令作赤腳婢，故聊為假借，亟當奉償耳，苟有污，妹當代償八口。」少年語塞，避席以謝之曰：「三妹嬌養慣，性情猶昔日耶。聊以相戲，何遽破顏。」使人送之下樓，置故處，棠汗下如雨，心大悸，捶同宿二婢醒，告以故，二婢亦懼。

次日，白諸四郎。四郎白其母。母怖，曰：「此必狐鬼，戒勿至後院！」四郎私叩海棠，心豔女子之美，又聞與已有夙緣之說，頻頻窺伺後院。徘徊間，瞥然一物墜面前，拾視之，則鑲金條脫一隻也。懷之以歸，出示海棠，棠曰：「此狐之物，不可取。」四郎不聽，棠恐為己累，告夫人。夫人素嚴厲，怒曰：「不肖子！豈不聞不聽老人言，悽惶在眼前耶？」呼四郎至，索條脫觀之，柳枝一圈耳。痛訶之，且命行杖。兄嫂畢至，環跪求寬。正紛囂間，聞有女子，厲聲於北窗之下者，曰：「此汝家亢宗子弟，

奈何撻辱至此！所謂慈母，固如是乎？」夫人知為狐，遷怒曰：「人家教誨兒子，何與爾狐狸事！」狐曰：「呸！果何與我事！特念四郎年少，故不忍其犯夏楚，不然即打死，又何妨耶？」大郎怒，欲出殺之，聲言覓刀。二郎三郎阻之不令往。狐亦大至，眾口沸騰，飛瓦入房，器物皆碎。夫人懼，不復敢出聲。群狐逾時始寂。

於是晝夜乖戾，妖異旋生。二郎乘馬上衙，往往途中失去二鐙。海棠如廁，猝遇紫衣少年，摟之接吻，力拒久之，旋失所在。他侍女所遭尤強暴。大郎新授中書舍人，同僚出資公賀。至日，門庭若市，庖人喧。賓來，絲肉並陳，水陸咸備，乃舉酒獻酬，則酒皆馬溺；下箸款友，則箸皆糞蛆。客大嘩，以為穢弄。大郎悟為狐祟，力白其故。客甚無聊，踵接而散。大郎送客去，恨憤至樓下，跳罵逾時，二弟勸歸。餒甚，妻曰：「廚下饑饉極多，盍取食乎？」乃命婢索點心，啖之頗美，及入喉，覺蠕蠕動，嚙啗有聲，即吐哺視之，則盡疥癩小蛙也。遂大嘔，不敢復食。日暮，出飽於市，親族相戒不飲食於其家。

大郎有內弟，為侍衛，少年好事者也。來省其姊，話及狐事，侍衛笑曰：「鷲鳥累百，不如一鶚。汝家無膽勇者，何以彈壓妖魅，我今夜住此，必獲寧貼。不然，亦當為彼劫敵。」大郎曰：「汝狀如婦人女子，狐見之且恐有異圖，夫何能鎮靖之有？」侍衛忿然曰：「姑待之，今宵即見功效也！」會夫人歸寧，大郎乃留之。及暮，欣然攜襪被，獨宿樓下。其姊及二郎、三郎諫止之，悉不聽。入夜，初無聲響，益坦率。久之體倦，即就枕。至四更，大郎寤，擁衾起坐，敲火吸煙，聞床下似有鼾聲，異之，撼醒其妻，共起燭之，見一人裸臥床下，身無寸縷，大驚叫有賊，婢媼畢集，禽而撻之，其人驚寤，則侍衛也。眾大駭，侍衛慚愧無地。大郎以衣衣之，叩其故，不解何以於此。味爽，驅馬而歸，衣服履襪，得諸圍中，污穢不可復著。三娘晝寢，為火燒其衣，撲之愈烈，倉皇脫去，衣固依然無恙也。怒罵不已。自此為患益盛。閨中穢物，懸諸大門，或下體褻衣拋之當路。衣未制而先毀，鏡甫淬而旋昏。

決數旬，宗伯遊山回，夫人備述家中事，議遷居以避之，宗伯曰：「婦人信邪，偏多疑懼，勿復擾攘，自獲寧謐矣！」越半月，上下果相安，咸以為主人福佑。宗伯亦頗自詡，曰：「何如？可見見怪不怪，其怪自敗也。」又數日，忽聞人窒息入，曰：「方大人來拜矣。」益少宗伯方公，文名籍甚，且為宗伯鄉試座師，一朝枉駕辱臨，舉家欣感，急索衣冠出迓。拱之升堂，再拜起居。雲坐則坐。方公久坐不去，言語葛藤，又深怪宗伯疏慵，不常存問。宗伯汗流浹背，謝罪不遑。方公未刻入門，酉時進饌，自漏下以迄午夜，語猶刺刺不休，宗伯精耗神昏，百骸俱倦，支持鼓勵，強作笑言。久之不復聞方公聲息，若啞若聾，宗伯罔測其故。頃使大郎侍側潛窺，但見面上茸茸，不辨何物。耳語宗伯，宗伯大疑，即前審諦，烏得為方公，但一芻靈踞右席耳。父子不勝駭異，既而知為狐所弄。乃大笑曰：「騙得好！騙得好！」當時上下無不捧。

遲明，宗伯扶筇至樓下，曰：「主人寄聲阿紫：吾聞社鼠不灌，屋鼠不薰，以所憑者，得其地也。況狐之為物，歲久能仙，既能於獸有靈，何必與人為祟？如為炫其幻術，則幻術豈足服人；倘用以驚愚，則驚愚何堪利己？胥出下策，終非上乘。吾今與汝約請畫粉牆為界，樓九楹任汝所為，牆以南主人居之，兩不相侵，言歸於好。如復相擾，則背城借一矣！」樓上無有應答者。遂鳩工塗粉牆，橫亘東西，長逾十丈。一夕，深宵獨坐，見一翁一媼，貌殊奇古，率男女五七輩同拜於地，謝曰：「公真豁達大度人也！昔者之言，敢不受命。特四公子，將有大厄，願以三女阿○者充公子妾媵，至旦夕呵護，聊以報德，幸公勿棄也。」宗伯問阿○安在，翁指示之。宗伯諦視，穠不短，纖不長，國色無雙，平生所未睹，喜而諾之。問何日親迎，翁媼曰：「旗俗不親迎，且既承慨許，當即令其趨事舅姑，敢議禮乎？」尋辭去，不復為祟。

越三日，宗伯與夫人方坐談，驀見一女子褰簾入，畫衣素面而拜，自稱阿○，奉父母命，來侍四郎。夫人見其慧麗，亦喜而安焉。女事舅姑極婉順，妯娌之間亦甚和好，夫婦異常纏綿，操作甚勤，女紅精妙無匹，與海棠尤相得。會夏日，大雨大雷，女驚惶失措，抱四郎臥帳中，現形為一黑牝狐。四郎無計擺脫，不勝忐忑，霹靂繞屋，奔騰逾時。始定，狐復化為女，跪謝四郎，欣喜之色可掬。夜半遂失所在，後不復來。四郎思之不置。後四郎早貴，官至閣學。是蓋狐欲避劫，故托庇於四郎前。老狐言公子有厄者，妄也。觀其逃劫而喜，去不復來，始有意，終無情，概可知矣。

蘭岩曰：

為避劫而自來，甫逃劫而竟去，竊為狐所不取。

婁芳華

婁芳華籍輔氏，二十未婚。從其舅氏楊尉於藍田。邑有董孝廉者，鞏川人，富於學，楊使婁從之游。往返頗遐，中途有古剎，至則信宿焉。率一月一歸省舅。居無何，緇衣寥落，一老僧僅存，目且雙瞽。婁至，惟獨宿西院，無可與談。

值仲夏，復經其處，日將暮，枯坐無聊賴，散步寺門前，覺有異香。有頃香漸濃，倏見一女郎，從一婢，遵山徑自東而西。年十六七，姿容美麗，目所未睹，掩袂而過，數回首盼婁，若甚注意者。婢年亦相等，明眸皓齒，頗嫵媚。婁心蕩，繞出捷徑，要遮而揖之曰：「山深日暮，小娘欲安之乎？」女卻步羞澀，倉皇檢衽。婢極坦率，直前以身蔽女，而應答曰：「何處小郎，強來與人家閨秀語！我家小娘子出身矜貴，門楣王樹，甲第金張，雖至親如弟兄，稍涉疏遠者，未嘗輕交一言，況於葭草，更何論行路！郎君冒昧乃爾，其欺我雙鬢難稚，不能握拳透爪，徒為嚼齒穿齦耶？」言訖掩口，視女而笑。女亦粲然。婁察其色不愠，乃偽為踟躕，再拜而謝曰：「小子無狀，見子從小娘，日暮偶行，未免有情慮及豺虎。意者榻居伊邇，草榻空懸，私願孔奢，欲留一宿。小子萬幸，得濫廁居停。小娘或不肯，猶望子善為緩頰，胡為翻來請讓？所謂可兒者，固若是耶？」婢格格笑曰：「書癡愚而詐，幾令兒無以應，當從惠小娘子，與汝角口矣！」於是耳語女子者久之。女掩口笑曰：「男女不親受授，可同宿乎？」婁聞之喜，鞠躬而前曰：「蘭若雖隘，足以偃息，否則同榻亦權宜之道也。」女不言而笑。婢因一手把婁袖，一手攬女腕，牽之使相就，曰：「好，好！千里姻緣似線牽也。今日郎有言，操蛇之神，無不聞之；泉水松風，悉為羔雁。行矣！無辜負普救佳會也！」乃與婁同掖女子入寺。

婁以寒儉，恐貽笑麗人，頗形惶遽。女子笑語婢，婢笑曰：「主人倉猝如此，何苦諄諄款客耶？」因命婁於佛殿前，設長梯，婢旖旎而升，巡簷探取雀驄數十枚。袖中出銀鈔一具，復出一漆盒子，取油少許，色如酥，炙驄盈鈔，又出酒一樽，色碧而香烈，味極醇。婁與女對食，香美無區。是夕同寢，婁幾死於溫柔鄉。詰朝握別，共訂後期。女曰：「此間雖僻，猶結廬在人境也。兒家去值西僅十餘里，有屋數椽，可以避囂。白板扉外，有古杏五株，甘棠一樹，可志。暮當遣侍兒來導，郎君一見過。」婁諾之，女與婢出門而去。婁悵望良久，遂不復之鞏川。出入寺門，引領以待。

抵暮，婢始至，見婁輒笑曰：「郎君玉立林下，縹若神仙，無怪娘子殷殷注念半日，數十次促奴來也。」婁見之，驚喜欲狂，問小娘所在。婢曰：「但踵奴行，無多問。」乃相與越澗循壑，迢躋於峻贈摩確間。曆數嶽崎，婁履襪盡穿，不堪其憊，而婢子踐流躡石，其行如飛。約十餘里，於山谷中入一橡林。時日已西沒，風聲如吼，但覺濃蔭染袂，空翠爽肌，漸覺異香撲鼻。

宛轉間，抵一精舍，花木繁盛，泉石清幽。婢曰：「至矣。郎君非倉猝客，可即入也。」婁入，見女倚欄待，相見歡然。婢治具作供，羅列山珍，而以雀驄為上品，意女羊裘之嗜也。房中位置，悉與世異。女喜作古妝。小婢外，更有垂髻女六七人，盡苗條婉媚。女馭下極嚴，諸婢無不仰其眉睫。而侍前婢獨寬，常呼其名曰：「收香。」八人中，收香慧黠尤甚。又有老婢，年約七旬，獨司庖，亦來窺婁，轉身即笑謂諸婢曰：「阿堵貧兒，乃老身百十年前藥籠中物耳。娘子少見多怪，輒一交若醴，竊恐非耐久交也！」婁聞之，頗恚。收香為之禦侮曰：「彼自惠好，無尤於汝，可干涉百十年前事！污人耳久矣！奈何復舉以告人，喬善之外，縫紉補綴為汝事，其他不必干預！且郎君處此，於汝亦大有波潤，獨不念碗中餘沈，枵中剩藪，又誰曾與汝爭一匕一箸耶！」七婢笑以和之。婁與女亦各拊掌。老婢慚而去。

居月餘，婁欲歸省其舅，女難之，收香悻悻，以兩手撫婁背，推之出門，曰：「郎君心堅確，即強留在此，亦寡歡情，請速去，勿稍淹也！」婁未及應，而雙扉已合，乃悒悒覓路而返。甫至僧舍，已遇其舅，率數僕搶攘而至。見婁大嘩曰：「汝一人何之

耶？」妻不得已，以實告，冀舅喚冰人為娶女也。而舅大驚曰：「深山之中，何所不有，據所遭必妖魅也。」亟糾合鄉勇數十人，促妻導入谷中，至椽林，妻頗俄延。舅怒，以馬箠撻之，妻終托言迷失，不復能記憶。舅束手曰：「然則奈何？」方欲謀歸去，忽林間有異香襲人，眾異之，復返入林，循香氣至一山洞，藤蘿附石，喬木千章。洞口香氣倍濃。舅曰：「此必妖物窟宅。未可擅入，以火薰之可也。」於是代枯積朽，燭火燒之。煙入洞中，為風所吸，聲芳芳然，俄有獸突出，鄉勇以鋤奮擊，盡斃岩下。一食頃，得香簞二頭，狐七頭，蒼狼一頭，以驢載歸縣中，食肉寢皮。妻由是痛恨，眠食俱廢。一月後，病遂不起。

閒齋曰：

「麝之見獵，以膻之有香也。象有齒，犀有角，鶡有尾，雉有翎，鰐有皮，□有膏，□有甲，蠅有珠，貂有毛，蚶有膽，皆麝類也。彼方自以為天之篤之，而不知天之毒之也。惟人亦然，女有色，士有才。

蘭岩曰：

二獐以情死，以香敗。倘能自守一時之欲，則古洞幽深，誰復得而擾之哉？甚矣！情慾一動即死機也，香氣所聞即敗兆也。惜哉！

噶雄

噶，少小也。雄，俊美也。抱罕人稱「噶雄」，獄中土人之稱「少俊」也。噶雄者何？人名也。人而名噶雄，以其人少且俊也。雄，楊姓，本粵東人，其祖為河州副將，卒於官，路遠，柩不能歸，葬河州。遂家焉。父鋌為守備，四十而死。雄幼孤，長養叔孀。叔為千總。是時大同周公文錦，為河州副將，憐其宦裔，落拓，乃以雄為餘丁，令掌書記。

雄年甫十七，慧黠得人心。周有少女，尤眷愛雄，時與飲食什物，雖無他事，而兩心相慕悅，非一朝一夕之故矣。有務子者，年與雄埒，為人亦狡獪穎秀。日與雄同供書房役使，夜則值宿齋中。際夏月，務子宿廊下，雄宿軒內，因苦熱，戶牖不閉，一夢初覺，映著月光，見一女人立榻前，大驚，蓄縮不敢動。女以手撫之，小語曰：「莫怕，我來矣。」聲似周女，審諦不訛，化驚為喜，急起問曰：「深夜間何事到此？」女笑曰：「憐子鰥寂，來相伴耳。」言訖，急解衣升榻，啟衾而入。肌理膩潔，拊不留手，香氣馥馥，奪魄消魂，欲為柳下惠，不能勉矣。是夜綢繆，至五更始去。雄冥思其樂，如醉如夢，恍惚之況，猶雲雨之鎖陽台也。

次日入內，周女方曉妝，雄目之微笑，女亦笑迎之。雄終慮泄於務子，假周命，令務子宿於箭亭。務子謂箭亭自有老軍值宿，何事需我？雄曰：「主人命，誰敢致誥？」務子唯唯。雖移襪被去，而心疑之，夜半逾垣，觀其動靜。甫至階下，即聞房中笑語。由暗處竊窺窗隙，月射四壁，纖毫畢照，見雄主與女狎，辨為周女。心大動，精泄而返。老軍方反側於床，問焉往。務子以登園對。老軍怒曰：「吾通宵常不寐，何事不能覺察！汝二更去，四更始回，必有非為。不吐實，亟當扭稟轅門官矣！」務子懼，因以實告。老軍本冬烘，聞之駭曰：「以下蒸上，喪無日矣。汝知而不舉，罪亦同坐。聽我教，首之可也。」務子因嫉雄之寵，承老軍教，密白於周。周大怒，入宅讓其夫人。夫人曰：「女日夜在我側，不離跬步，何所見聞，輒來唧咕，其為選事乎？即好選事，亦不應自釁乃爾。正所謂自將馬桶向頭上戴者！尚堪作朝廷堂堂二品官耶？」周忿極愧極，反目大哄，女涕泣不食，周杖雄二十，逐之出境。

雄無依，棲身洮州一古廟中。一日乞食已，方清夜自傷，忽見女致前謂曰：「子勿憂，以天地之大，何處不可托足。請與子偕隱，何如？」雄見女，悲喜交至，泣且拜曰：「一身之外，別無長物。子雖鍾情之篤，我寧忍兒子為乞人婦乎？」女曰：「何至於此。子姑攜我向湟中，有我在，保子一生吃著不盡也。」乃相與之西寧。女出資置房產、器用、僕婢，儼然富室。而雄竊察之，初不見女有一囊一篋，良不解取給何所，殊為懷惑，居無何，會其叔因公至湟中，遭雄於闌闌間，乘肥衣輕，不敢遽認。詢諸市人，僉曰：「河州楊公孫也，新寓於此，才半年耳。」怏怏歸逆旅，使老僕密偵之，果雄也。僕私指其家，傳語曰：「郎君何以發跡？老奴從二爺來此數日矣，郎君獨不一念其鞠育情，一往起居耶？」雄入白於女，女曰：「大恩不可忘於路人，況從父耶？」且子為富家翁，而使叔寄身傳舍，可乎？」雄乃往謁，再拜敦請。許之，甫登堂，姪婦出拜。視之，周女也。大驚。密詢其故，雄俱言之。歎異，默思於來時，不聞署中有失女事，豈其本官諱此，恐招物議耶？

居二日，便歸河州。啟周屏左右，備述所見。周大駭曰：「吾女宛然在室，頃且同飯，哪得有此？然不可不究竟也。」亟使人往擒雄至，嚴鞠之，得其端委。忿曰：「奈何使妖物，久假吾女之名而不歸，玷吾帷薄乎？」商榷於夫人曰：「雄之祖，生為此處副總戎，與吾家門戶正相當也。女十七，與雄同庚，年歲適相匹也。即以女妻之，可乎？」夫人曰：「不敢請耳。固所願也。」

花燭之夕，忽見西寧之女先已在室，雄張皇不知所出，女笑而止之曰：「何事迴避？兒雖是狐，今實為報德來。子年少固不能晰。昔令祖官此地時，嘗獵於土門關，兒貢矢被獲，令祖憫之，縱之使竄。屢圖報復，不得其間，茲得乘此為冰上人，夙願償矣。然苟非子與周女有夙緣，兒亦無能為力也。」言訖，出戶，旋失所在。眾始悟此因果。狐實曲成之也，謂之狐媒。

閒齋曰：

予從先王父鎮河湟時，雄甫二十餘，已在材官之列，女亦無恙。雖一至署中，上下目睹其婉媚，迥異儕俗，洵佳人也。雄後官至參戎。周女誥封淑人。四十即致仕，居河州，猶富甲一郡雲。

蘭岩曰：

一狐耳，數十年之恩，猶切於心，而身報之。乃人有昨日之恩，今日忘之者，抑獨何歎！

劉鍛工

鍛工劉姓，汀州連城人，乾隆丙子入都。道經汶上，宿逆旅。適有番禺許生，公車北上，與劉同舍。有少年，甫弱冠，眉目如畫，雲是江右人，預委裝於室之東北隅。比許至，已無隙地。主人不欲留，許殊窘迫。少年曰：「四海之內，皆兄弟也。店中果無容膝地耶？與小弟同榻可也。」主人乃留之。許目少年大喜，市酒肉饗焉。劉亦得醉飽，既就枕席，睡未安，忽聞少年厲聲曰：「奈何無禮至此！汝視我為何如人耶？」許悄然不發一語。既而少年作怒，哂聲曰：「此亦錯怪汝，汝未知我之伎倆耳。姑一試使汝知之。」言未絕，隨聞嗚然一聲，白光如匹練，出自帳中，繞室如飛電，寒侵肌膚。劉汗下如雨，屏息不敢少動。一食頃，少年喝言「住！」白光旋斂。少年下床結束曰：「苟非劉丈在室，蠻崽尚得活耶？」更至劉前謝曰：「年少性躁，適間驚擾，方才不安，少有饋遺，聊贖愆罪。前途尚有銳務，須早發。幸左顧，忽見拒也。」亟委一柿黃布囊於枕畔，啟扉徑去。

良久，劉心始定。呼許詢之，許大愧惡，力叩之，乃吐實曰：「初見少年姣好，深慕之。既抵足，肌膚滑膩如脂。試握其足，不動，拊其脾，又不動。不禁心大蕩，欲以龍陽君待之，亦酒醉所致耳。詎意其大有神術耶？」早起，劉怪許無眉，許亦訝劉短鬚。大驚。及相與束裝，毛髮適在衾中。方悟夜間白光迅飛時，盡為所削而不覺也。劉私啟所委布囊，是白金二笏，至京營運，遂成巨商。許下第，肄業成均，尋病卒。劉常出入文公子士玉之門，故公子能詳之。

蘭岩曰：

飛仙劍客，世所恒有，奈何夢夢，欲以龍陽君待之，哉！其不為所誅也，亦倖免耳。白面許生，功名念切。甫獲一席之安，淫心輒熾，幾蹈不測，固亦宜然。獨不解少年慷慨之抵足，炫以姣容，親以柔體，不已冶容誨淫哉？或藉此一示其神術耶？

蜩精

昌邑胡輝岩為予言：其鄉禾稼將登，有列蘆棚於田間，令子弟夜宿其中，以防竊刈者，連棚十餘。一童子，餘姓，年稍長於其儕，獨臥一棚。居無何，日漸瘳羸，父兄怪而詰之，不吐實。乃陰囑諸童子，密覘其所為。

是日薄暮，諸童戲於塋上，瞥見一醜女人徑入餘棚，諸童恐怖，奔告其家。其家人糾合同井，執鋤鋪往，觀女人已出棚回西去，面色如瓦獸，巨口大目，蹠蹠而行。逐之二里許，倉卒入亂草中，不復出。跡之，得一穴，大如屋，黝然而黑，不知胡底。因

群聚定策，積枯穴口，燒煙薰之。有頃，一物突出，冒煙而奔。眾嘩四走。物勉行數十步，即不復動。眾漸集驗之，則一蠅死田間耳。剝其皮而張之，大半畝，厚數寸，刺長二尺餘，作殷紅色，割而分其肉，怪乃絕。餘氏子獨啜泣，以為磔其麗人也。胡至今尚藏皮一片，每出以示人焉。

蘭岩曰：

苟遇情人，雖與以南威西子，不易也，人亦自美其所美耳。餘氏子安得不泣！

小手

舅氏海公為驍騎校，好道，自號捉心主人。居東直門外樓子莊，去城三四里許，常奉祀一狐，親友求見者，主人先白狐。狐自壁竇中出一小手，與客把握，肥白軟膩，如六七歲小兒，其談論必因人而施，聲如燕子。力求一見，終不許。或潛窺之，輒隱身壁角，讓曰：「何故來此相勝！欺我不敢打耶？」隨有石如卵大，飛落窺者面旁，相去顴頰，間不容髮。咸驚張失色，亟揖而謝之。

一日，主人將往城灣習騎射，狐曰：「三日內勿往，往必有災。」主人乃止。會軍政在即，本參領先期較閱，主人不得已就之。馳驟間，馬忽蹶墮，傷左腕，遂為廢人，罷職家居。每至薪水不供，未免室人交謫。狐獨慰之曰：「莫非數也，是正可以優游，何事怨對？」室人遷怒曰：「無柴米，一日不得過，烏得不鬱鬱？」狐哂曰：「發福發財，會各有時，不能少待耶？我本欲報汝家數千金，以時未致，故不無少俟。今既不能耐，不得不躁為之。」

乃教主人購南鉛數百金，納入竇中。戒勿窺伺。由是每夜三更後，即聞房中風匣者，五更後始輟。七七日，呼主人至竇前，以白鏹授之，翹邊細絲，悉成紋寶。主人驚喜，男女六七人，往來取藏，竟夕始竭，權之得五千金。問狐此從何來，可以駐世否？狐曰：「我與君夙有緣，故用一施仙術，燒煉相贈，非齊奴物也，是非贖物，何不可駐世之有？君第用之無疑慮，我亦從此去矣。」主人切切挽留，不聞應答，久愈寂然，蓋已逝矣。主人感其德，為主虔祀之。以金營運數年，財雄一鄉，今漸衰矣。

蘭岩曰：

此狐不可多得，非以其以財贈也。嘉其以義交耳。

蜃氣

平遙陶賈，販貨至巴裡坤，過西海。雨初霽，海中籠重霧，山色皆失。陶愛其空濛，暫憩一樹下。俄而霧散，隱隱見海中，有兩山並峙，中間一抹雲氣，橫如白練。雲漸闊，忽現一浮屠頂，金光四射，瞬息高出雲表，數之得五級，俄九級。一餉時，得十三級。色如虹，繞塔盡現樓閣，千層萬疊，悉如五色玻璃。出沒隱現，須臾變化。

陶，市井人，初不知有蜃氣變幻事，驚怪而已。少焉，樓閣半泯，浮屠亦漸斂縮，只餘八九級。大風忽起，波浪拍天，樓閣浮屠，片片吹如碎錦，頃刻都滅。陶冒風而行，至營中，質諸土人，始知為海市雲。

清河民

清和民某甲，夜還自城。跨一驢，獨行郊野，誤入墻間，乖迂殊甚。忽有人在後呼其名，甲策蹇不顧。其人追呼甚急，指顧間亦在驢背，以兩手環抱甲腰。手如冰，且牢不可脫。甲故有膽，陽作不知，而陰解腰纏。驀然出不意，反縛之，並係己胸。其人窘迫，絮絮求釋不絕。甲置若罔聞，急馳而返。至門大呼「捉得一鬼來矣！」家人燃火出應，甲已棄鞍解縛，所縛化朽樁一片，不復有人矣。

王京

王京者，宜君炮手。參戎出署，例放三炮於轅門。次第燃之，其二皆匍匐而鳴矣，其一久之久之不鳴也。參戎出且歸矣，京懼責，跣足於炮口，試窺之。炮忽大震，京昏絕仆地。同事負之歸家，皮膚如墨，而兩目獨炯炯。纓帽直飛去十五里外，三道墩塘汛兵得之，竟完好不毀。半年後始愈，面色如豬肝，滿布斑點如靛青者數百餘，大似蓮子。雖妻子亦不復識，無論親故。七情俱味，不言不笑，亦不行立，但能坐臥。每見人來探，或獨居一室，輒舉手向天，張口作炮聲雲：「轟！」

蘭岩曰：

七情俱味，形如木雞，王京可謂悟道矣。

詭黃

詭黃者，不詳其裡居名字。以所為詭秘有邪術，往往以術致良家婦女於幽僻之處而淫之，不翅什伯，故人皆稱之如此。性疑，一妻一妾，防閒獨密。妻固郡中大家女，少艾而美。妾亦不惡。

有玳官，年十七八，貌姣好。夙以龍陽之技，毛遂於黃。雖日覬覦於其妻妾，終礙黃，無側足處也。巨商某，有子婦豔絕，見者常擬為神仙中人。黃偶遇之於佛會，神為之往，乃偽為星士，得其生身甲子，夤夜作法，致之於書齋，恣意淫媾。興闌，仍以法遣之去。玳於窗隙中窺見之，心大動，乘間盜得其書。復暄知黃妻妾年甲，隱城外一廢寺中，夜半如法拘之。初無動靜。一餉時，聞簷外簌簌有聲，啟戶視之，則黃之妻妾，白身而至，形如中酒。玳驚喜相半；徐徐扶之入殿，次第污之。會有少年五六輩，夜獵歸，道經寺前，下馬少息，聞殿上有笑謔聲，群執炬排闥而入。玳大驚，不知所出。眾以火燭之，咸訝曰：「美人難再得也。」遂各解衣，更番奸媾。玳亦不免後庭。雞再鳴，始哄然捨去。二婦創甚，四體不能舉，玳大窘，欲作法遣歸，而顛倒持咒，法不復驗。窘甚，遂遁逃。二婦裸臥至日中，為遊人所見，鳴諸太守。郡人有識者曰：「此非詭黃之妻妾耶？天何報此惡人之速也！」太守鞠二婦，盡得黃平日所為，拘黃至，嚴刑榜掠，黃曆歷招供。太守大怒，立斃杖下。二婦官鬻。後有見玳於邵舟次者，已變服為黃冠矣。

恩茂先曰：因果之說，人多不信，觀於此，尚有疑義哉？近聞京師有某生，短視而善謔，每與其同學遊行，見婦女必指點，論其妍丑，佐以穢言。值上元夜，復從其類，踏月看燈。天街士女如雲。暮逢一少婦坐車中，足於轆，眾共贊此婦人大妙。生亦神狂，謔浪不已，咸隨車行數十武。生曰：「彼足於轆，能有搗得其鞋者，當共聚金錢沽美酒，以謝之。」一少年友挺身自任曰：「作此事，捨我其誰哉！」急走至前，順勢搗之。車速力猛，並脫一襪，婦驚僕車中，白足畢露。眾悉鼓掌。輿夫知勢不敵，急驅而去。少年以手提鞋，以鼻嗅襪，而詡於眾曰：「手段莫高強否？」眾佩服，聚飲而散。生歸見其妻哭於房，驚問所苦，妻不顧而唾曰：「汝尚得為人耶？予今晚自母家還，過四牌樓，見汝輩十餘惡少，喧呶街上，指我戲謔，神情已大不堪。既又或前或後，隨車不去，我正不測汝輩欲何為，乃驚於狐群狗黨中，走出一少年，徑至車前，來搗我鞋，驚惶間已失鞋，且並脫去一襪，萬目共睹，出丑盡矣！汝猶從旁大笑。汝尚得為人耶？」生始悟夜來所弄者，即其妻也。亟索只履單襪而審視之，果與所搗者分毫不爽。雖悔恨亦無及矣。由此觀之，所得者小，則所失者亦小；所得者大，則所失者亦大。因果之報，如影隨形，誰謂天高遠而鬼神杳渺哉？

蘭岩曰：

以術浮人，自遭顯報，乃並不假之外人，而即以自用之人，反而施之，不亦快哉！

梁生

汴州梁生，少失怙恃，家極貧，聘妻未婚而妻死，無力復聘。知交謔之，號為梁無告。然為人溫雅，能飲，善弈，故為儕類所喜，尤與同學汪、劉二生相莫逆。劉父為刺史，汪家資巨萬，皆稱豪富，生以寒士周旋於其間，人或非笑，咸以為貧伴富，身無褲，胡不自量乃爾。生聞之，笑曰：「我兩肩荷一口，彼雖朱頓之富，其奈我何哉！」人愈嗤其無品，更號之為梁希謝，蓋取《金瓶梅》中謝希大以嘲之也。

劉一妻五妾，汪一妻四妾，又各有美婢變童。每當宴會，必出以侑觴，爭相炫耀。一日，汪以千金從江南復致二麗人，苗條婉媚，諸妾莫匹，以為天下尤物，盡於此矣。乃折簡張筵，召客高會。酒再巡，麗人出見，屏開慢卷，冉冉而至。異香滿室，坐客皆

驚，一拜輒入，不發一言。客飲訖俱停，目炫神奪。汪志得意滿，浮白數觥，謂：「諸君何福，得遇仙子！」眾舌卷莫答。梁獨含笑末坐，品酒味肴，渾如未睹。劉生癡坐良久，始爽然謂梁曰：「眾人皆醉，而子獨醒，非無目，即無情者！」生徐曰：「已一目了然矣。雖然，人我目，不能動我情也。」汪不悅，曰：「然則何如？」梁曰：「較二兄素所寵眷者，誠有天淵之隔，若即以此為西子，為夷光，尚未也。二兄偏僻，必以我言為河漢，請晰言之。可乎？」眾曰：「可。」梁曰：「夫夫也，發為妝掩，足為裙遮，置二者姑不具論。就其共見者指摘一二，妍媸立判矣。」汪曰：「願聞。」梁曰：「眉修矣，煙煤之所畫也；眼媚矣，黑白不甚分也；唇櫻矣，胭脂之所點也；肩削腰細矣，而拔頸頰肘，儼然用力，抹胸束肚，宛然有痕，皆戕賊而為之也。吾聞古之美人，面色如朝霞和雪，光豔照人，而四體五官，皆若粉飾。若使亂頭粗服，粉黛不施，竊恐國固城堅，雖笑綻兩腮，欲傾之而不可得也。」座上客聞此刻論，正合忌心，咸哄堂而和之以笑。汪面口，猝難應答。

劉獨以為不然，曰：「梁兄眼大如豆，乃亦搖唇鼓舌，吹毛求疵，那足為月旦評！請問西子夷光，是何形象？光豔照人，莫照壞人眼睛否？溫柔鄉中事，必得身處富貴之實境者，方能確識珠圍翠繞之趣。若窮措大看得幾行書，輒謂書中有女，據為己有；及見真美在前，一時把捉不定，明知此生，斷無此樂，轉不得不目空一世，謬論解嘲。獨不自念一糟糖婦尚不能消受，至今游泳似鰥，更求一赤腳婢亦不可得，只苦煞貴手，不知一夜幾番作肉虎子也！」諸客聞語言儂薄，不復大笑，唯汪生大噓，忿恚都消。

生知空言無補，不終席而去。從此與汪、劉不甚親密，交情潛替，同學傳其事，共聯句以戲之曰：「年少生成老面皮，那知謝大甚難希。而今一發窮無告，不久西山唱采薇。」梁得詩，懊惱殊甚，冥想彼以富貴驕人，喜諛惡直，我何獨不能以貧賤驕人，黽勉爭氣，其覓一妾，聊以自娛乎？第苦囊中羞澀，妄心徒熾，世間又無紅拂、紅綃之俠烈者，雖有佳人，烏能自至？不勝鬱悶。入市閒遊，偶見老人，攤賣廢書於通衢。梁檢視，忽得一帙，紙色甚舊，而裝飾極雅，展卷披閱，蓋手錄陶詩全集，小楷嫵媚，不識為誰寫，覓款於卷尾，始知為趙文敏真跡。私心狂喜，如掘藏金，問索錢幾何，老人曰：「非百文斷不售也。」生恐其停留長短，即解衣典而償之。懷歸，待價。適郡中有巨紳，素癖書畫，購求頗亟。梁梁人轉視之。紳一見，如獲拱璧，往返議價，卒得千金。

梁秘而不宣，陰囑媒妁，旁求佳麗。凡相數十人，無當意者。既而有曲背嫵攜一女子至，年約十六七，鬢發皓齒，膩理靡顏，天然豔麗，洵平生所未睹，神為之奪。延之坐，問「此即嫵所出耶？」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有女如此，何憂不匹王侯？」嫵曰：「侯門似海，一人豈可復見乎？猥以貧老，不得以俾歸讀書子，但取衣食充口體，不至凍餓以死，又可以作親戚往返，是為至願，不敢作非望也。」梁曰：「若然，足見高明。但寒士聘儀簡陋，勉奉百金為壽，肯見許否？」嫵曰：「的是書癡語。以君長厚，故爾相托。此非老身錢樹子，詎忍居為奇貨？休休！但提起一文錢，便攜之他適矣！」梁不復強，僅具酒相款。嫵則醉飽，囑女善待夫子，勿念老身，遲日當來飯也。出門徑去。女亦晏然，不甚懷想，梁出資為具衣飾，靡不華好。女國色天成，不假纖毫粉飾，淡妝濃抹，罔不相宜，真天人也。梁不破一文，驀然得此，實夢想所不到。網繆纏繞，異乎尋常。

居無何，同學悉知，相傳以為奇事。汪生往見劉生曰：「兄聞之乎？梁無告亦納姬矣！」劉笑曰：「汴城之大如海，豈足見棄之女為齊人之妾者？縱有一二分姿色，業操作其家者月餘，朝糝糠，晚齏粥，不卜已是鵠面鳩形，見之必嘔！」汪曰：「予意亦然，但曩昔曾受其辱，至今不甘。今日借辭往賀，薄而觀之，覲面揶揄，以杜其口，亦大快事。」劉笑諾。遂各具分金五星，標曰：「賀儀」，華服高車以往。梁聞報，笑謂女曰：「今此二人，或敢侮予。」為述前事。女微笑曰：「郎無慮，任其所為，兒當為郎小崇之，以泄積忿。」梁囑設饌。

二生至，各敘契闊，並申賀意。梁破謙不已。酒數巡，二生請見如夫人，梁辭以粗使小婢，不過用執庖廚，以分己力，何敢污貴客之目？二生固請，梁始諾而呼女，甫出戶。二生即迷惑失志，嗒然若喪。女款步而前，斂衽而拜。二生不自覺其腰之折也。梁曰：「二公皆通家昆弟，無事迴避，今降尊至此，當奉一觴。」女唯唯，捧爵以進。手指纖纖如削玉，二生顛倒，如提傀儡。梁大笑。盡醉而散。二生歸途相議，不信人間有此仙人，從此粉黛無顏色矣。焉得一親玉體，死亦無憾。劉忽曰：「是不難，豈不知梁無告以酒為命者乎？後日是其初度，何難設一席，就其家為壽，暗置烏頭酒中，聽其鼾睡，彼時為所欲為，將奈我何？無告相狎有年，諒無他說。即使興訟，各拼數百金，何事不了！」汪大喜。

至日，果擔肴攜酒而往，女謂梁曰：「今日二子，來意不善。郎但坐視，兒自有術播弄之。」梁固酒徒，見杯忘死，又素信女之慧點，知無足慮。日未晡，膏騰大醉，儼如僵屍，仰臥床上。二生乃闔扉乘燭迫女。女嫣然曰：「二君富貴而韶艾，心非木石，能不兩袒？第此非行樂地也，舍後有小樓，幽僻精潔，盍往彼一敘談乎？」二生聞之，喜躍欲狂，左右各一，掖之而往。繞出屋後，果有樓，且甚高聳。汪曰：「過汝家屢矣，那得有此？」女曰：「新建未匝月也。」接踵而登。樓分內外兩楹，外間三面有窗，可以眺遠，已預設一席，酒餼俱備，銀燭雙輝。劉拍女肩曰：「卿真可人也。」女但微笑不言。時際盛夏，二生解衣脫帽掛柱上，然後縱飲。女忽曰：「幾忘之，兒有些少下酒物，會須取來佐酒。」乃入內間，久之不出。劉起視之，汪亦踵入。往來搜索，毫無蹤跡。汪至枕子前，聞枕內簌簌作聲，迫視之，見女倉皇起伏。汪驚喜曰：「何事匿此？」急挨身入枕。女奪門而走，汪追之下樓。女匿身花下，汪直前擁抱，女極力抗拒，汪持之愈堅，方搶攘間，忽數人擊柝而至，聞有人聲，並力擒捉，批頰罵賊。汪釋女，分辯曰：「我秀才也，奈何以賊見目，且肆撻辱？」眾就月光審視，亦驚曰：「確是汪三爺，何為在此？祈恕罪！」汪不能答。眾視地上人，則劉公子也。群扶起，謝孟浪之罪。蓋邏卒夜巡，誤以為賊耳。二生夙以豪富知名，故汴人強半識之。劉讓汪曰：「兄酒狂太盛，窘我出何心？」汪此時方知是劉，不勝駭愕。邏卒曰：「夜深矣，不便歸府，請留二人相伴，坐以待旦，可乎？」二生許之。坐稍定，彼此相看，止各著一汗衫，殊不雅觀。因思衣服尚在樓柱，洩二卒代索之。卒曰：「此處荒僻，何得有樓？」二生四顧，並不見樓，惟斷垣內，大樹一株，高數十尺而已。愈駭，懷惑不釋。問卒：「梁相公宅在何處？」卒曰：「素不相識其人，焉知其家？且此為孫布政家廢園，人跡罕到。雖有人家，亦甚隔絕寥落，只火藥局相近耳。抑素不聞乎？孫家園，狐鬼繁。則人家誰有肯近此。」二生大驚，不敢少動。俄而向曙，斜月在西。忽見地上樹影中，一塊獨濃，因風搖擺，不似粗枝密葉，亦不似棲鳥鵲巢，莫測何物。仰視樹上，隱隱似人，咸驚異，起身奔走，同止一矢地外，遠望相猜，終不可決。天大明，其人附枝不動，眾洊集審諦之，非人也，正二生之衣帽，懸掛其上。始各大笑。一人緣而取之，俾二生認著，遂各散歸。一時傳說，以為口實。二生不甘其侮，以梁生假幻術戲人，乃糾集惡僕，重至其家，欲大興問罪之舉。比至，則門庭俱寂，空無一人，已不知述逃何處矣。

數年後，同學友有公車入都者，於磁州道上遇梁生，輕裘肥馬，侍從甚都。相見各述契闊，邀還其家，由僻徑行約數里，於小山下密林中，入一巨宅，富貴如神仙。友問：「兄何時發跡至此？」梁笑曰：「兄當日附和汪、劉，以貧友為談柄。今視梁某，仍是希謝面孔否？」友大慚。翌日登堂拜嫂，誠不世姝也。友退謂梁曰：「嫂夫人，果何妙術，能惡劇之。」梁曰：「士無行，不當如是耶？」居三日，乃促裝辭行。梁以百金為贈，並送之以詩，中有「阿紫相依千載期」之句，始知梁為狐媿矣。他日歸告汪、劉，復生欣慕，於是脂車秣馬，強其友同往跡之。至則青山如故，綠水依然，而第宅與人，化為烏有。相與惆悵而返。

茂先曰：

此狐大為貧友見侮於富豪者吐氣。

蘭岩曰：

人貴存本來面目耳，豈獨巾幗然哉！

某稷

某倅之任羊城，路出廣州，遇風，暮泊道士汛之僻港焉。苦舟中欣播，登岸閒步。時際三秋，黃花引眸，不覺行遠。過一林，於數矢外，見燈光熒熒。即之，則茅屋數椽，繞之籬籬，籬內有老樹一株，下有六人，席地飲，見客驚起，遜坐，意殊款洽。倅固好此杯中物者，就座不辭。座中有一老翁，一少年而廣頰。又有三女子，一衣藕色，一衣綠，一衣淺紅，年皆及笄。又一書生，年

可五十餘，甚嫻雅。雲是土著主人也。問客何來，倅以之官告，並述邦族，咸致敬曰：「貴人也，小酌殊褻。」倅曰：「萍蹤乍合，實關夙分。王前於土不以為降，況區區一倅哉！翌日，亦當奉屈舟中，草酌表意耳。」書生曰：「誠如所教，諸君勿為形跡拘矣。諸君事，非貴人不足與謀也。」眾初有慘色，既聞是言，莫不色喜，乃相與歡飲。倅亦各詢裡居姓氏。書生代白，謂老人餘姓，少年駱姓，三女方姓，為堂姊妹，皆廣州人，自身姓莊，為庠生。」倅各以談詞酬之。

縱飲之頃，老翁忽愀然曰：「老朽幼在學堂時，最喜讀《瘞旅文》，人皆以所好不祥。今孤行數千里外，漂泊無依，彼吏日尚有一子一僕相追隨，較老朽真天淵矣！」少年及三女子聞之，皆唏噓流涕。書生拋一觥，曰：「佳客在前，不理觴政。但响响嘔嘔，徒亂人意，獨不慮寡佳客歡耶？況已言事有可謀，何復作楚囚對泣！」五人頗愧赧，唯唯受罰。三女子次第奉倅酒，請歌以侑之。倅將避席，書生捺之坐，且曰：「伊行悉出至誠，貴人奈何辜負？」倅不得已，為之引滿，書生鼓掌當拍，少年噉口作簫笛聲，清越逼肖。紅衣女再咳而歌曰：「夜深楓露涼，蟋蟀吟秋草。空江孤月明，魂迷故園道。」音輕銳淒惻，聽者莫不酸鼻。書生顰蹙曰：「一人向隅，滿座不樂；況滿座向隅，將何以愉快一人耶？幸玉姑莫更發此聲，致主客索寞！」少年曰：「玉姑愁緒紛如，那復有歡聲向客？餘不揣為代之。」乃飛一觥，歌以送之曰：「滾滾江上濤，溶溶沙際月。渺渺雁驚秋，迢迢鄉夢絕。」其聲烈烈如鼻鳴。一座都笑。倅獨賞其音節。

老翁曰：「無以嬉戲，轉妨正事。適莊先生言，唯貴人可以了大家事，何隱忍不急商榷？」書生笑曰：「終是老人，雖日暮窮途，猶刻刻不忘切己事。然誠為要務，請為貴人陳述。敢冀鼎力，以副奢望，莫推諉乎否？」倅已半酣，攘臂曰：「人固有具熱腸俠骨如某者乎？天涯邂逅，良朋盍簪，氣味已投，金蘭分定。又何必嘖嘖其辭，令人鬱悶耶？」眾聞之皆喜，即展席拜。書生再拜曰：「一言慨諾，眾所心感。眾所求事，此際未可盡言，貴人且志之，請於明日，循江岸向西，行裡餘，有老人矮而髯，操漁舟為業者，就而告以今日之事，並吾等情狀，則彼自有說，必能使貴人豁然不疑也。」倅曰：「謹奉教。」於是四座歡甚，無復愁苦故態。

已而門移漏轉，約略四更，老翁曰：「貴人去舟已遠，紀綱復不來接引，應下榻此間矣。」少年曰：「此自無庸議，但莊先生所居不廣，大家留此，未免抵頸交趾，非所以待貴人。吾二人且去休。玉姑姊妹，不妨留此，侍貴人枕席，預報撫存之德。」三女聞之，垂首赧然。倅辭謝曰：「某雖失學，嘗聞三女為祭。祭，美物也，而何德之堪之！」老翁曰：「不然，貴人熱腸，為天人所欽矚，何言不德？彼玉姑姊妹，雖雲賤品，豈無環草私願，聊解涓埃於一夕乎？矯情震物，貴人曷取焉？」倅陽為拗阻，而陰實愉悅，乃以目視書生。書生曰：「未知雅抱何如耳。」倅曰：「某生平未嘗拂人之情，祭不我棄，反敢棄祭乎？」眾皆憊憊之。書生獨正色曰：「玉姑姊妹，猥以淪落，辱困至極。得貴人發惻隱心，調饑甫慰，雖敢不聽眾人之所迫，及貴人之所為，不特不能，且亦不敢，正以輔之以繭自縛，無力解脫，緘口制心，詎無隱憾。所賴仁人君子，奮拯溺扶危之志，遏假仁倚翠之心，是所望也。苟聞孟浪之談，輒行苟且之事，背明德而逞私欲，是以義始而以利終也，豈鯁生翹首跂足之所望於貴人者哉？理廼於中，言激於外。幸有其冒昧，取共愍愚。」倅慚汗無地，下席揖謝曰：「餘翁所言，誠昏耄之亂命；駱君之意，尤口繫之狂情。小子素愚，能不為其簧鼓！得先生訶而止之，不致禽處。古人所以尚諍友也。敢不拜藥石之賜！」書生答拜而贊美之，曰：「貴人見善即遷，聞過輒改，多福未可量也！餘、駱二君，歸心太摯，遂行不怨。聞貴人悔過，亦當改之。」二人踟躕不安，頓首引咎。三女子欣然色喜，再三叩謝，相繼辭去。書生導倅入室，室甚卑隘，蕭然環堵，惟正中設一竹榻，壁掛一篝燈，餘無所有。書生安置已，反曳雙扉，鄭重而去，倅亦就枕。

既覺，則獨臥一古塚旁古樹之下。但見紫英黃萼，秋草縱橫。重露砭肌，江天向曉，不勝貽愕。亟起著衣，僮僕已蹤跡而至，悉哆口盆息，繞倅大嘩曰：「何苦露宿於此！僕輩奔走一夜，到處覓尋，幾曾停履！」倅曰：「唉！即予亦豈得已而不已哉！事極尷尬，正須與汝輩證明。」乃率眾循江西行，約裡許，果見一矮老人白髮纒頰如髭，方解纜於蘆汀，勢將他徙。倅呼而止之，密告所遇，老人瞠目良久，始憊然曰：「君洵從莊秀才墓道中來矣。行年七十，不謂今日乃見異事。」倅問：「莊秀才何如人也？」老人歎曰：「此亦奇緣，非偶然也，可不明告乎？」因道：「此間道士狀之下流分港也。向西北茂林中，依山結廬以居者，有莊叟焉，年望七旬。予為比鄰，交誼最深。叟木訥無他長，惟事念佛。其子為秀才，五十而死，死且二載矣。適聞君所飲宿處，即其殯宮也。秀才生時，質直好義，每值風雨大作，必親至江乾以拯溺為務。廿餘年來，不下數百人。即有死者，亦必斂以棺衾，付其同行者載之去。唯有一老翁，一少年並三女子，名姓裡居，俱無可考，故致今猶厝秀才墓側，自客歲秋間，叟每囑予，命留心於廣南仕宦者。今據君夜來所遇，皆雲家廣州，且正符五人形狀，又有姓可訪，意叟必有所見聞矣。君如有意，何不同往一叩莊叟乎？」倅曰：「能為導否？」曰：「義在所在，豈有讓君獨勞？」乃舍棹扶漿，蹣跚導倅以行。

去門尚遠，已見叟策藜杖，捻念珠，立樹下持經咒矣。相見各有所述，叟乃歎曰：「老夫一心淨土，無暇旁求。不意曠昔夢見亡兒，謂『所厝五棺，二男三女，皆珠江人也。苟有仕宦其地者，攜回葬之。雖無親故，亦正首丘，不強於念佛萬聲耶？』老夫志之，二年於茲矣。昨宵復見夢雲：『今日心願可了。』故立俟於此。詎意若是之驗，雖以托老友，而老友能盡心力，又強似我念佛功德矣！尊官誠能為是義舉，不妨火化之，攜骸南行，但摒擋一月俸錢，買半畝地，葬之，亦仁人之事也，不又強似老友之盡心力乎？」倅感其言，亟往取五棺，聚薪化之，分貯罐中，載之以去。

閒齋曰：

若莊秀才，可謂銳於行仁者矣。生時未了事，死必了之。若倅者，可謂勇於行義者矣。不能利而行，必勉強而行之。然非莊不能成倅之義，亦非倅不能成莊之仁。茲二人者，所謂相需濟美者也，而莊尚矣。至於莊叟之好善，漁叟之酬知，士夫所未逮者，彼則行所無事焉。豈唯齒之當尊，亦且德之宜表。世儒眼大如豆，又烏知村翁野老，固多不失其赤子之心也，可不勉哉！

蘭岩曰：

莊生生前好義，拯斂多人，死後復能親友以義，囑父留心於無主之魂，致能各歸鄉土，誠義人義舉也！五十而亡，終於諸生，天何報施之薄哉！

倩霞

汀鎮右營游擊李錦，為予言：耿精忠封閩時，驕奢淫佚。有林青者，年二十，為耿府護衛。獨承眷愛，不啻子姪，以故得出入藩邸不禁，雖耿之愛妃寵妾，皆得見之。合府呼為小林。

值七夕，耿與諸妃夜宴，見林侍側，戲問曰：「汝娶室乎？」對曰：「尚未。」耿笑曰：「吾貴為藩王，日與諸姬極床第之樂，視雙星之一年一會，代為寡歡。今汝少年稚齒，正當行樂及時，乃游泳似鰥，其何能耐？吾侍女如雲，容汝自擇一人，以為佳偶。」林跪曰：「承恩命，但得倩霞為妻，平生願足矣。」耿笑顧諸姬曰：「誰謂小蠻子選色不精哉！倩霞方齷齪，即從吾於瀋陽，學作內家妝。迄今又十年，年十九矣。吾非不欲納之，特以吾子欲之故也。今吾子歿矣，諸子過稚，吾又將老，誠不可老夫女妻，蹈枯腸之咎。若以歸此子，洵屬佳偶。雖然，談何易也！吾思得一法，翌日當窺窗自選，視其福厚薄耳。」遂盡歡而罷。

次日，耿命以紅錦為步幃，長數尋，周布於廣廳，每相去尺餘，穿一穴如碗大。共選豔女三十人，各出一掌於穴外，而全身悉隱幃中。使內監導林入，囑曰：「此三十人中，有倩霞在，汝自識之，擇定即書名於其裳，吾將親驗焉。」林受命，往復審視，莫不纖纖如玉，實難分辨。方踟躕間，猛憶倩霞左手無名指有爪長二寸許，盍執以為證？於是還閱至十六掌，果符所見，亟取筆書名，回白於耿。耿驗之，果倩霞也。愕然曰：「豈有是哉！」呼倩霞出其手，反覆視之，見指爪，乃大笑曰：「弊竇在此矣！汝姑退，明日更有良法，必使盡善無弊而後可。」林怏怏而出。歸寓禱諸大士。是夜夢一女奴，持白絹一片，贈林，上有花紋，作川字形，林拜受而寤。不解何意，輾轉不能復寐，披衣待曉。

晨起，方盥漱，即有傳王命召林者。急衣冠趨府，耿已坐齋中。諭曰：「步幃復設，汝可復去接天婚矣。」一監導而入。及廳

內，錦帳佈置如故，但每一穴出一白足。林駭然欲避，監挽之曰：「王以手有弊，故示以腳耳。依舊五指一掌，特無二寸爪甲。汝其細認之。」林不得已，乃依次閱視，但見蹄春妍，趾拇玉潤者，不一而足。卒見一足，潔白細膩，異於他足，且隱隱有川字紋在趾間，宛然夢中所見於繒上者。恍然悟，即書名焉。白耿驗之，倩霞也。大驚歎曰：「天緣也。」遂以倩霞妻之，更賜千金為妝奩之費。

林青得倩霞，出於意表。深感感恩德，欲圖厚報，每形諸顏色，徵諸話言。倩霞說之曰：「王之有恩於君，固矣。然王之行事，類此者甚多，未可謂以國士遇君也。且君以弱冠補黑衣，一年之間，得至護衛。誠以王為冰山之靠也。而王淫虐已極，及身必致奇禍。皮之不存，毛將安附？不如去此他適，庶幾為全身遠害之道。」林曰：「一官縈絆，去將安之？」倩霞曰：「君意未決耳，意果決，莫慮無棲止處。兒有姨在京師，盍往投之？」林亦知耿將為逆，無計選舉，聞倩霞言殊喜，急打疊細軟，市兩駿馬，與霞乘夜北遁。依托姨家，入籍宛平，出資販茶，遂為富室。

霞固開元人。耿為總兵時，嘗統兵過寧遠，路見霞牧豕於田畔，一老嫗坐戶下緝苧麻。霞時才九歲，雖亂頭粗服，脂粉不施，而眉目如畫。耿問老嫗，雲是孫女。耿出白金十兩欲取之，嫗不從。耿大怒，掠之以歸。及長，修短得衷，纖穠合度，玉肌花貌，艷麗殊常。耿屢欲納之，而袁姬不容，故遲至十九，忽歸林。倩霞在耿府十年，府中事無巨細，悉能言之。其姨及諸女眷，逐日於繡窗茶榻間聽其追術，以廣新聞。略記數則，比諸媚豬艾豕之條，為逆藩穢史。

倩霞言：耿內寵甚多，自妻以下，曳羅綺如夫人者二十餘人。唯袁姬齒稚色妖，寵冠諸妾，而淫妒性成，耿愛而憚之。袁冶容誨淫，閨中夏熟，袁晚浴後，著蠶紗霧縠，肌體隱約可見。耿少子，別姬所出，最佻達，為見慣之司空，遂蒸焉。每交接，不避婢媵，丑聲外揚，不知者，惟耿與其妻耳。

藩下有盧大眼者，質直而能事，耿倚之為左右手。一日，侍耿閒話，適少子趨過於前，衣服華異，腰間雜佩甚多。耿顧而樂之，謂盧曰：「誠翩翩一美少年也！使宰河陽，當為萬花主人。此間風俗不美，當防閒其出，勿近嬖童。」盧曰：「佩玉蕊兮，王無所繫之。」耿曰：「何謂也？」盧對曰：「昔日臣獵於野，鞞鷹嗾犬，不遺狡兔，而一矢外地，有介鹿而不之顧也，豈臣見其小而不見其大哉？亦以神之有注有不注耳。王見世子不服飾，而不歎其妖，是猶臣之見兔而不見鹿也，所失不亦多乎？夫冠者所以壯其首，服者所以章其身。故冠以觸邪也，冠蟬以潔操也；衣豹示服猛也，襲貂昭美德也；志道則佩環也，修德則佩琕也；袂以決疑，以解紛也。所以見其佩而知其能也。今世子衣服炫異，是謂不衷；修飾容儀，是謂階厲。臣恐穢德之彰，在蕭牆之內，不在寢門之外也。」耿大怒，選事杖殺之。

藩府多梨園子弟，皆極一時之選。有貼旦名珍兒者，尤姣媚。耿少子與結斷袖之契。耿入覲，輒出宿其家。袁姬廉知其事，大恨曰：「儂薄子！敢如此妄作耶！」亟率侍女十數人，聯燈列炬，潛出府後門，掩其不備。王子大驚，肘行以逆之，叩頭求免，珍兒伏地戰慄，不敢仰視。袁叱令舉首，燭之美甚，遽慰之曰：「汝無恐，吾非噬人者。」竟與偕歸，亦留其亂。是夜袁即脫陰而死。死後府中有鬼怪為厲，往往形現，儼然一白猴。耿聞之，泣曰：「吾固知其為巴山老猿所化也。」以珍兒殉之，怪乃絕。

又耿每盛怒時，往往剝人皮，歲以十數。侍女玉笙者誤碎玉罈，耿怒，命剝其皮。甫縛之，已驚僕而死。昇出，將瘞郊外，中路復甦。昇者匿為義女，嫁於庠生李某。李及第，授山東一縣令，玉笙今為孺人矣。

又，王子喜為夜遊。時有劉參將者，新任城守營，立法嚴肅。代礮擊柝，終宵戒嚴。適夜巡，王子微服過所歡，為劉所執，問何事夜行，叱令通名。王子不以實告，劉怒，即街頭禿衣笞二十，血肉狼藉，臥月餘始瘥。此事無知者，惟我等侍婢知之最審耳。

耿平居喜食雞翠，每下箸，非數百不饜。袁姬猶嗜棗栗及熊白，耿為百方致之。庖人胾之失飪，往往獲死。侍女靈芝，忽被狐祟，喜近男子。耿怒，亟選藩下少年二十人，命次第裸呈以淫之。閱人已遍，而靈芝不憊。耿笑曰：「丘壑可盈，是不可厭也。」旋釋之。

又自言在府時，獨耿妻鍾愛至，共寢床。耿妻好佛，罕與耿相見，故得始終自保，不然，亦難免於服役諸婢，同罹禍患污辱矣。第於眾目之前，白足聽選，終覺抱慚於一生耳。女伴聞之，遂相傳說。耿死，林攜倩霞仍歸歸清，子孫繁盛，至今不絕。

蘭岩曰：熱鬧場中，抽身遠避，士君子之所難也。倩霞以一女，見逆藩兇暴，遂知禍不旋踵，勸林勇退，何其識之精，行之決哉！吁！巾幗也，勝大丈夫矣！

落滌

海水至澎湖，勢漸低，近琉球，則謂之落滌。落滌者，水趨下而不回也。洋船至澎湖以下，遇颶風作，漂流滌中，回者百一。蓋海水之中，又有急流以海水為崖岸焉，斯亦奇矣。予在鄞江時，聞閩人過台船，漂入落滌者，其迅如飛，瞬息不知行幾千里，舟中數十人，咸以為斷無生理，但相顧徬徨，任其漂泊顛沛。久之，忽聞大震一聲，人人顛倒，船遂不動，眾莫測其故，徐出視之，方知抵一荒一島。船為滌水所推，直上沙岸，故擱不行。眾告語歡呼。

岸上砂石悉赤金，怪鳥頗伙，不一其形，見人亦不驚飛。饑則捕食之，有如鵝者，味獨美。夜間繞船盡鬼，啾啾不絕，至曉乃歿。夜則復然。居半年，漸與鬼習，可通言語，鬼因言：「此間去中國數千里，往日陷於落滌，流屍至此，去家驚遠，通夢無由。然久棲於此，頗諳海洋潮汐之理，大概閱三十年，落滌一年，今屈指計之，一兩月後當平滿矣。君等亟修補船隻，可望生還也。」眾感謝，或問：「所食似鵝之鳥，何鳥耶？」鬼曰：「此非鳥，亦鬼也，歷年既久，精氣耗散，故幻此形耳。」眾為歎息，因各運斤操斧，連夜修葺廢舟，工甫竣，落滌早平滿，與海水無所分別。眾歡聲雷動，推船下水，治帆將發。鬼群哭而送之，競取岸上金沙相贈，且囑曰：「歸去勿相忘！幸致聲鄉里，好作佛事，為我等薦拔。」眾爭許之。揚帆破浪，行一日夜，達閩之重門。眾感鬼之情，傷其墮落，共出資建水陸，並訪其家，賑恤之，分其所贈餘金。諸客擁巨萬，多為富商。

蘭岩曰：

赤金人所爭愛，至戚良朋，為此結怨構訟者多矣。乃有地焉，金雜砂礫，在在所取，斯誠樂國，未有肯捨而之他者。乃群鬼痛哭求拔，直有不可一朝居之勢。鬼何不戀此多金哉？亦以死可悲耳。世之擁多金而心死者，恬不為怪，然亦無甚趣味矣。不思避而戀之，佛氏有靈，恐不能為此種人薦拔也。

伊五

兵丁伊五，身□而貌麼襍，貧不能自活。獨走出城，將自縊林中，為一老人所見，問為何所苦，而輕生若此，伊以情告，老人嗤曰：「葛藟猶能庇其本根，況人耶？觀子神氣完兒，城府不密，載道之器也。予有書一冊，授子習而精之，足夠一生吃著。」言次出諸袖中，盡符錄耳。抄寫亦甚潦草，伊展閱，即反之曰：「此猶石田，無所用之。」老人曰：「何也？」伊曰：「予僦屋以居，卑庠近市，此符縱驗，亦何從而習之乎？」老人曰：「此亦當慮，但子能從我，則無患矣。」伊曰：「求死之人，何所不可。」乃偕循一僻徑，迤左行，有止水一湫，蒹葭聚翠，廣袤數里，深邃處得一矮屋，雖茅茨不剪，頗虛敞精潔，遂止宿其中，從老人受學。一日兩餐，必饜肉，七日而術成。老人與屋皆不見。伊知遇異人，欣然而返。

平日面朋酒友，怪其小康，群思咀嚼之，往往諷以諛辭。伊慨然敬諾，乃相與赴富春樓。同七八人，恣情飲啖，計所費八千四百文。眾坐視其何以償，驀一黑面漢至席前，拱立曰：「主人知伊五翁在此款客，敬奉酒資，祈檢致。」隨解腰纏，置幾上而去。數之，適八千四百文。眾大駭，伊獨不之怪，已而各醉飽，同步市中。見一人乘大白馬，急馳而過。伊從步追及之，捉衽大叱曰：「可即與我！」其人下馬求免，形色倉皇。伊怒曰：「不與我，我即用武矣！」其人不得已，探懷出一物奉伊，伊受而釋之，其人怏怏仍馳去。眾環問其故，並索觀所得物，伊出示，但一小皮囊，淡藕色，形如半脹豬腹，不測何物。伊曰：「所謂儲氣囊，其中所貯，小鬼魂魄也。彼馳馬者，係過往游神，往往偷攫人家小兒，倘不遇我，又死一小兒矣！會須與諸君往活之。」眾固未信，莫不翕然從行。俄入一僻巷，向西一人家，寂闕閉門，中有哭者。伊取小囊，就門隙張之，出濃煙一縷，蛇游而入，隨聞其家有人

曰：「孩子蘇矣！」旋止哭，歡聲徹戶外。伊急揮眾而返。人由是神之。

南城某貴公，有女為邪物所憑，聞伊有神術，厚禮招致。女在室，已知伊來，形色慘沮，望流而仿佯。伊入室，女屏息屋隔，提髮斗自衛。伊周視動止，出謂貴公曰：「小姐之病，器物之妖也，今夕當為公誅鋤之。」貴公喜，凡有所需，莫不如命。夜漏下，伊啟囊取一小銅劍，其鋒粲粲，吐光如彗，仗之入室，貴公率家人院外伺之。尋聞室中叱咤撲擊之聲，與物之騰擲聲，女之詬詈聲，喧嘩靡雜。良久寂然。但聞女叩頭有聲，切切哀懇，語甚苦哽咽，不甚了了。尋聞伊呼燭甚急，婢媪爭相執炬，一湧而入。伊已收劍入囊，女伏床下不動。伊指地一物示貴公曰：「此即為祟者，今見擒矣。」視之，則一藤夾脈也，聚薪焚之，精血流溢，氣味如燒肉，逾時始盡。伊復書符，令女吞之，病遂若失。貴公甚德伊，贈賚極厚，伊以其資購室娶婦，儼然素封矣。

蘭岩曰：

求死倖免，反得異術，伊誠有夙契耳。不然，彼老人日遊天壤，一遇困窮，輒為援引，吾恐老人不能周遍也。

段公子

平陽，陶唐氏之故都也。其俗勤儉，多窳居，富室尤盛。新安趙給諫吉士《竹枝詞》云：「三月山田長麥苗，村莊生計日蕭條。羨他豪富城中客，住得磚窳勝土窳。」蓋紀實也。

鎮署三堂後，有窳五圈，窳上覆樓五楹，繞以女牆，舊為狐所憑據。乾隆初，總戎段公出巡所汛未歸。公子方弱冠，夏月偕一童，宿花廳之西軒。二更後，月明如晝，砌蟲唧唧，夜氣清涼。聞院內履聲藉藉，公子白身起，穴窗外窺。隱隱見一少男一幼女，對坐花台畔，丰姿都美，同看明月。少間，女子曰：「詎意今宵，月色清皎乃爾。三哥尚憶去歲中元，在姑射山石室中，與無一師，飲般若湯，食穿籬菜，唱和《柳梢青》，言笑晏晏時乎？」男子曰：「瞬息事，那得更忘！第彼時，我甚不歡暢，頗厭駭奴醉後，斥笑鵬，而妹亦飲酒過多，可南可北，我在旁大有為妹悲歧路之意。昨過李氏新阡，墓已宿草，我尚涕泗，而妹竟處之淡漠然焉。今夕又將別有所圖，是歧路之中，又有歧焉。究不足為宗族效法。」女曰：「少年不努力，老大徒傷悲。人生世間，如輕塵棲草耳。妹雖形穢，寧不自愛？豈因李生之亡，遽甘心執獨乎？且妹之所以報李生者，亦至矣。初至其家，家無儋石之儲。釜無水，焉得生魚？並無甌，何得生塵？李生方臥，牛衣中，呼癸呼庚，糞糞不讓行乞，妹即為新廬舍，給饗殮，制衣履，二年之內，百廢俱興。人謂蘿蘿不能獨生，必托喬木。李則喬木而附薦蘿矣。設當時妹即兩袒，亦何負於李生；況今塚骨已枯乎？再李生才如襪線，百不逮人。面朋面友，妻非時作。輕雞愛雉，每每唐突西施。始猶娟秀，半年後貌漸寢，將就木，面目愈支離。妹不自解，曩日何故煞有癡情。伊思啜魚婢羹，猶汲汲為之烹飪。三哥豈不知之？」男子曰：「我亦聊言之耳，烏能使妹必聽？但慮夙冤累積，獲罪於天。城門失火，殃及池魚也。兄妹肺腑，豈忍漠置，不一規誡乎？勸妹亟歸，勿復干犯惡客。縱使見愛，亦不足為宗族光也。」女子不悅，曰：「見愛雖不足光五宗，見惡諒不致夷三族。三哥幸勿預妹事，即有禍，必不相嫁也！」男亦艱然拂袖而起，行至院門，復回首向女曰：「望尊重，顛躓勿悔！」女他顧不答。男子去。女自哂還自誦曰：「何時作如許態！豈遺卻兔園冊子耶？自且有欲炙之色，乃欲人見熊蹯而勿。然則前日鹿臘，何伏案自決，不以一載讓人耶？」尋亦不復言，緩緩入花蔭，繞過亭後，寂不復見。

公子心知為狐，而心豔其美，又憐其慧黠，就枕不能成寐。良久，忽聞叩戶聲，詰之，曰：「開門自分曉，底用多問。」音嚶嚶如鶯簧，知為女至，大喜，即啟戶納之。異香滿室。諦視之，美麗絕倫，真天人也。相與把握甚昵。公子慮僅覺寤，女至榻前，以袖拂僅面者三，卻回曰：「無妨矣。」公子叩其所自來，女自言蕭姓，與公子夙有緣，故來相就。公子神已迷，意已奪，不暇致詳，遂與綢繆，相得無間。黎明始去。自此無夕不至。女好飲善談，稱神語怪，言多不經。而枕席之間，狂蕩無節。半月後，公子精神恍惚，食減骨柴。夫人頗怪之，而密詢，不得其實。嚴究書僮，僮曰：「未見他異，惟半月前，睡即夢魘，手足盡痠，不能轉側。至今無夜不然，雞鳴方醒。」夫人大疑，不復使公子宿軒中，命從己宿。是夜三更，夫人與諸婢，亦皆夢魘，大懼，而無如之何，惟與諸婢媪輪環鬥葉子，坐守達旦。

無何段公歸，夫人告之以故。公曰：「無嘩，今夜令兒從我宿。」因與宿齋中。公勞頓，著枕輒酣寢。公子對榻臥，瞬息萬慮不安，俄聞院中人語，曰：「妹莫孟浪，今夕斷不可往。」又聞女應曰：「前已有言，勿復爾爾！」公子辯其為女子聲音，急起擁衾坐。女彈指窗櫺曰：「何不開門？」公子潛伏窗下，低囑曰：「今夜家大人宿此，且迴避，他日再謀會。」女笑曰：「今夜攜得妙藥來，何反自參商？且尊大人焉得預兒媳事？」公子疑惑已久，無復踟躕，亟啟扉。段公已寤，隔帷視之，知為狐媚，乃偽寐以俟。隨聞女子曰：「大人果在此宿乎？」公子令噤聲，女子嗤嗤笑，徐至榻前，徐牽帷向公，將以袖拂公面，公驟起捉之。女大驚，擺撲欲遁。公於枕畔抽劍，急刺之，迎刃而解，化一黑狐，死床下。衣在公手如蛻。然移燭看劍，血不濡縷，誠寶劍也。

公子啜泣跪床下，請其屍瘞之。公笑曰：「癡孩兒！見其異物猶戀戀耶？」憐其情切，即以屍與之，公子為其具棺衾，葬於後圃。次夜，聞園中哭者甚眾，移時始寂，旋失屍之所在。署中狐祟遂絕。公子後出仕為司馬，為他事正法，段公亦恚忿而死，人多以為殺狐之報雲。

蘭岩曰：

諫而不聽，致罹敗亡，狐亦愚矣。情之所鍾，死不足惜，狐又足嘉矣。然觀其於李氏子，淡焉漠焉，則狐非情種，直淫物也，死不足惜矣。

臆子

謝梅莊濟世在翰林時，傭三僕，一點，一樸，一臆。會同館諸公，就謝為茱萸會，把菊持螯，主賓盡樂，酒酣，一客曰：「吾輩興闌矣，安得歌者侑一觴乎？」點者應聲曰：「有。」既又慮臆者作梗，乃白主人有他事，遣之以出，令樸者司閫，而自往召之。未至，臆者已歸，見二人抱琵琶，率四五妓童在門。詔曰：「胡為乎來？」點者曰：「奉主命。」臆者瞋目厲聲曰：「自我門下十餘年，未嘗見此輩出入，必醉命也！」揮拳逐去。客哄然散，謝深銜之。一夕，燃燭酌酒校書，天寒，瓶已罄，顏未酡，點者樸者再沽，遭臆者於道，奪瓶還。諫曰：「今日二瓶，明日三瓶，有益無損也。多沽傷費，多飲傷身，有損無益也。」謝強領之。

既而改御史，早朝，書童掌燈，傾油污朝衣。點者頓足曰：「不吉。」謝因而怒，命樸者行杖。臆者止之，復諫曰：「僕嘗聞主言，古人有糞污衣，燭燃須，而不動聲色者，主第能言而不能行乎？」謝遷怒曰：「爾欲沽直耶？市恩耶？」曰：「皆非敢然也。恩出自主，僕何有焉？僕效愚忠，而主曰沽直。主今居言路，異日跪御榻與天子爭是非，坐朝班與大臣爭獻替，棄印綬其若履，甘遷謫以如歸，主亦沽直而為之乎？人亦謂主沽直而為之乎？」謝語塞，謝之，而陰愈銜之。由是點者乘隙，日夜伺其短，謗之。樸者共媒孽，勸主人逐之。會謝有罪下獄，不果。

未幾，奉命戍邊。出獄治裝，點者逋矣。樸者亦力求他去。臆者攘臂而前曰：「此吾主報國之時，即吾儕報主之時也。僕願往。」市馬造車，制穹廬，備糧糗以從。謝乃喟然歎曰：「吾向以為點者有用，樸者可用也。今而知點者有用而不可用，而臆者可用也；樸者可用而實無用，而臆者有用也。」遂養以為子，名臆子焉。

至軍營，居未久，而資斧告匱，鬻及裘、馬。久之，漸不可支。臆子曰荷火槍，出十餘里外，獵取麋鹿獾兔，以謝謀餐。一日，逐一鹿於亂草中，蹶而僕，足陷入地中尺餘，出足視，沙中白金燦然，數之，得二十巨錠，適千金。取之以歸，謝以咨白將軍。將軍聞而異之，詢其故，得知臆子所為，拊髀曰：「沙漠烏得有藏金，蓋天所以旌義僕也！」仍以金歸謝，召臆子，獎以衣、裘、羊、馬、金十兩。自是塞外王侯，皆加殊禮。及赦歸，謝官湖湘。臆子勸其勇退，謝致仕頤養林泉。臆子壽至九十，無疾而終，感以為忠義之報雲。

蘭岩曰：

直言不避，始終如一，此其所以卒享壽考也。彼奔走逢迎，不顧名義，一旦失勢，即引避而唯恐禍及，誠小人作用耳。寧獨僕

人也乎哉？李伯瑟曰：「古今來，此三種人盡之，卻被一枝筆描寫無遺，樸者猶可恕，黠者直可誅，而戇者不朽矣。」

某馬甲

馬甲某乙，居安定門外營房中，貧甚，差役多誤。其佐領遣催某甲往傳語：「亟出應役，不則必斥革矣。」甲素與乙相善，即往見之，入門，馬矢滿地，破壁通鄰。屋三間，稍隔一間為臥室，妻避其中。時際秋寒，乙著白布單衫，白足跣履，甲一見，惻然曰：「弟一寒如此哉！」因致佐領語，且曰：「料弟貧苦，我歸見牛錄章京（即佐領），當為緩頰。但日雲暮矣，不克入城，捨此無信宿處。」解衣付之曰：「弟應久不舉火，詎可以口腹相累？此衣可質錢四五千，姑將去，市肉沽酒，來消此寒夜，餘者留為數日薪水費，幸勿外也！」乙赧然抱衣去。

營房去市遠，曠暮未歸。甲獨坐炕頭，寂無聊賴，檢得鼓詞一本，就燈下觀之。有頃，聞房中哀泣聲，知為乙妻苦貧。竊為感歎間，驀見一屈背婦人，蹣跚入室，至佛案前，塞一物於香爐腳下，仍出戶出，面目醜惡，酷類僵屍。甲覺其異，起視爐腳下，所塞物，則紙錢十餘枚。深怪之，不禁毛戴，付諸丙丁。

房中泣聲漸粗，倍覺慘切。潛於簾隙窺之，乙妻已作縊於梁間，將自縊。甲大驚，不復避嫌，急入救之，慰解再四。乙妻含悲致謝。出坐明間，如芒在背，前所見婦人又來，覓爐下紙錢不得，惶遽之狀可厭。甲叱之，驚走暗處，遂不復見。索之不得，駭問乙妻見否，乙妻曰：「彼靡夜不來，來則我輒心傷，不克自禁，轉念不如一死為快。初不識其為何如人也。」甲頷之曰：「冥念致邪，苟能安命無他想，則此物奚其致哉！此後尚須慎之。」

既而乙歸，甲備述其事，因勸曰：「時衰鬼弄人，此處不可復居。予城中有屋樓椽，攜弟婦姑就居之，否則恐致殃也。」夫妻感其誼，乃移入城，後得無事。甲白諸官，聞而異之，因亦憐而有之矣。

蘭岩曰：

貧苦致此，殊為可憐，乃鬼復乘此而謀替代，寧冥冥中一任鬼魅作祟耶？救其死而居以安宅，所謂良朋者，甲豈少愧哉！

米薊老

康熙間，總兵王輔臣叛亂，所過擄掠，得婦女，不問其年之老少、貌之妍丑，悉貯布囊中，四金一囊，聽人收買。三原民米薊老，年二十，未娶，獨以銀五兩詣營，以一兩賂主者，冀獲佳麗。主者導入營，令其自擇。米逐囊揣摩，檢得腰細足纖者一囊，負之以行。至逆旅起視，則闖然一老嫗也，滿面癩者，年近七旬。米悔恨無及，默坐床上，面如死灰。無何，一斑白叟，控黑衛載一好女子來投宿，扶女下，係衛於槽，即米之西室委裝焉。相與拱揖，各叩裡居姓字。叟自述：「劉姓，蛤蟆窪人，年六十七，昨以銀四兩，自營中買得一囊人，不意齒太稚，幸好顏色，歸而著以紙閣蘆簾，亦足以娛老矣。」米聞之，心熱如火，惋惜良深。劉意得甚，拉米過市飲酒，米念借他人酒杯，澆自己塊壘，計亦得，乃從之去。

嫗俟其去遠，蹣跚至西舍，啟簾入，女子方掩面泣，見嫗乃起檢衽，秋波凝淚，態如雨浸桃花。嫗詰其由，女曰：「奴平涼人，姓葛氏，年十七矣。父母兄弟，皆被賊殺，奴獨被掠，逼欲淫污，奴哭罵，群賊怒，故以奴鬻之老翁，細思不如死休，是以悲耳。」嫗歎曰：「是真造化小兒，顛倒眾生，不可思議矣。老身老而不死，遭此亂離，且無端窘一少年，心亦何忍。適見爾家老翁，龍鍾之態，正與老身年相當。況老夫女妻，未必便利。彼二人一喜一悶，不醉無歸。我二人盍李代桃僵，易地而寢，待明日五更，爾與我家少年郎早起速行，拼我老骨頭，與老翁同就於木，勿悲也。」女踟躕不遽從，嫗正色曰：「此所謂交易而退，各得其所，一舉兩得之策也，可速去，遲則事諧矣！」解衣相易。女拜謝，嫗導入米房，以被覆之，囑勿言，乃自歸西室，蒙首而臥。二更後，叟與米皆醉歸，奔走勞苦，亦各就枕。三更後，米夢中聞叩戶聲，披衣起視，則老嫗也。米訝曰：「汝何往？」嫗止之，令禁聲，旋入室閉戶，以情告之。米且驚且喜曰：「雖承周折，奈損人利己何？」嫗哂曰：「不聽老人言，則郎君棄擲一小娘，斷送一老翁矣，於人何益，於己得無損乎？」米首肯，嫗啟衾促女起，囑之再四。米與女泣拜，嫗止之，囑：「早行！恐叟寤，老身從此別矣。」即出戶去。米亟束裝，女以青紗幃面，米扶之出店，店主人曰：「無乃太早發？」米漫應之曰：「早行避炎暑也。」遂遁去。翌日，叟見嫗大驚，詰知其故，怒極，揮以老拳，嫗亦老健，撈掠不少讓。合店人環觀如堵。叟忿訴其冤，欲策蹇追之，聞者無不粲然。居停主人曰：「彼得少艾而遁，豈肯復遵大路以俟汝追耶？況四更已行，此時走數十里矣。人苦不自知耳，人苟自知而安分者，竟載此嫗以歸，老夫妻正好過日，勿生妄念也！」叟癡立移時，氣漸平，味主人言，大有理，遂載嫗去。迄今秦隴人皆能悉之。

蘭岩曰：

嫗為米謀，亦云忠矣。然亦天假之緣，故爾易易。世之極盡心力而卒不能有成者，豈少也哉？安得此嫗，遍天下而調停之？

韓生

宜君諸生韓某，年二十，資質韶秀。讀書於玉皇廟之後閣，服役者，一小童而已。一日，童送食上閣，見生瞑目兀坐，寂然不動，以兩指夾書一頁，似欲翻閱者。亟喚不應，童心悸，呼道士入閣，視之，皮肉已寒，氣已絕矣。道士大駭，告其家。家惟孀母並一姊，聞之，驚惶失措，急至閣，撫屍大駭。鳴諸官，邑宰劉公（士夫）往相之，一無傷損，唯陰囊腫起如豬脬，陽具青黑，堅硬如鐵，自臍下中分一線，直至肛門，紅似胭脂。老於仵作行者皆不能辨。訊道士及童，實不知情，大索閣上，亦無可跡，遂成疑案，事遂寢。後廉知生小有才，而漁色無厭，故有是報。

蘭岩曰：